

現代中國

政治 · 經濟 · 社會 · 文化週刊

第一卷第四期

勝利的第一線曙光

四月反攻的意義與效果

英蘇合作的展望

回顧與展望(時事一週)

論精神的國防

墨索里尼的好夢——馬基頓政權建立得起來嗎

蕭伯納的新評價

亞洲的內幕



軍備 · 世界之重負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四期

目次

勝利的第一綫曙光	荆紫(一)
從軍事上論敵我前途	大公報(一)
四月反攻的意義與效果	南風(三)
死沉沉的日本政局	阿部(四)
英蘇合作的展望	君玉(五)
回顧與展望(時事一週)	公木·雨君(七)
論精神的國防	沈遵晦(三)
——墨索里尼的好夢——	
馬其頓政權建立得起來嗎?	汪馥炎(四)
義大利之面面觀(羅馬通訊)	梅其生(一六)
世界大戰何時暴發	儲玉坤(一七)
地中海的戰略	非沙(三)
蕭伯納的新評價(文藝座談)	墨渣(三)
甘地的承繼者——尼赫魯	約翰·根塞(三)
<small>(亞洲的內幕之一章)</small>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四期

廿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現代中國週刊社

發行人 哈華特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本外埠各大書局

定價	廣告價目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每期每吋計算 甲等(封底雙色)四元 乙等(封底裏)三元 丙等(正文前後)二元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Publisher: J. H. Howard

勝利的第一綫曙光

荆紫

過去一月間，中國的新攻勢獲得空前的戰果，收復重要據點七十餘處，完成總反攻前的初步準備工作。同時在國際方面，廣泛的反侵略陣線逐漸具體化，英法諸國於「綏靖」碰壁之餘，翻然改圖，重尋集體安全的坦途；蘇聯與美國的態度愈勇敢而明朗；全世界正義和平人士夢寐以求的和平集團，到現在始透出實現的曙光；換句話說，多年同牀幻夢的民治國，現在方攜手向她們應走的大道邁進。

中國的勝利，和國際反侵略陣線之組立，對於歷史的推演，多有決定的意義，而兩者復有相互的重要影響，這是誰都可以看出的。中國的抗戰，為求民族之獨立自由，同時即為擊潰侵略者，為國際和平勢力盡其先鋒之責任。過去兩年內，極權國家得寸進尺，貪慾得熾，而作為和平柱石之若干國家，則步步退讓，委曲求全；捷克奧地利等盡膏虎吻，中東歐巴爾幹各小國，咸慄慄自危，不幸西班牙阿爾巴尼亞之英勇抗戰，又黯然告一段落；在此淒風苦雨中，要是沒有中國愈戰愈勇的抗戰，則國際現狀更將不堪設想，以德義日三國之此唱彼和，聲東擊西，橫加壓迫，離間，則十倍於目前之惡劣情勢，均不推想像。所以中國的抗戰，實在給反侵略者以一個好榜樣，廿餘月來發展的事實，更增加和平人士不少勇氣。另一方面，中國的最後勝利，一部分亦賴國際有利形勢的配合，否則事倍功半，奮鬥過程勢必延長，中國抗戰既與世界正義和平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所以抗戰愈久愈堅決，國際的助力必愈增加，而中國前途愈光明，世界的和平正義勢力當然亦必愈抬頭。孟克斯德指導報說：『中國之牽掣日本，其有助於和平，正不異於英國縮減軍備之提議，與羅斯福總統呼籲和平之言論，蓋中國為己作戰，亦即為吾人作戰也。』可謂極透澈的觀察。

中國的抗戰，是由半殖民地爭取自由解放的戰事，是以軍備落後，生產落後國家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所以它的本質是神聖的，過程必然是長期而艱苦的，所以蔣委員長於廬山談話時即明白昭示國人：『此次抗戰既起，惟有拚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妥協的道理。』又說：『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能獲得最後勝利。』二十餘月來，蔣委員長曾發表過許多次談話，演講，始終貫徹他最初的意思，戰事的主觀，客觀形勢，也完全照着他預測的方向進行。全國的民衆，除了極少數的敗類之外，沒有一個不確信必獲最後的勝利，抗戰愈久，信念愈堅，在任何艱苦的環境下，都顯埋頭苦幹，不惜為民族犧牲，全國精神之凝固與意志之堅決，在歷史上絕無先例。但在此堅強的陣線中，有一小部分急躁的人，到今日還忽略戰爭所必經的過程，天天懸盼最後勝利能馬上來到，因為觀察不清，所以小敗則餒，小勝則驕。即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南昌之失陷，明明是有計劃的轉入有利地位，一部分人却悲觀起來，甚至懷疑二期抗戰中能否反敗為勝，能否轉守為攻，等到各綫

從軍事上論敵我前途

我國抗戰，本是哀軍哀民為獨立生存的最後自衛，所以無論何時，要謹慎，要踏實，不可誇張。我們本此宗旨，純就軍事上，一比較敵我的前途。

軍隊根本，第一在精神。這種精神的鍛鍊，不是易時，在平時則需要長期教育訓練而後能之。尤重要者，看怎樣使用。

作戰是教人民去效死，死生大事，惟有真正自衛戰爭，纔可以用兵。因為愛國人民，在這種情形下，樂於效死，所以在這種戰爭中，軍隊可以保持朝氣，可以戰勝敵人。反之，若侵略他國，驅人民死於侵略之戰，目的不正，則朝氣不保。在這種情形下，軍隊一定逐步腐化，而招最後的失敗。

試就敵我比較論之，敵軍的教育訓練組織裝備，都比我軍歷史久而準備充，所以能有一時的橫行。然敵人有一根本弱點，形成其最後必敗之原因者，就是此次攻華，絕對是侵略，不是自衛。敵人以物質力量論，似乎可以施行侵略，但是這需要不遇堅強抵抗，纔有僥倖之望，而無奈遭逢中國民族堅強的抵抗，所以其物質優點，漸漸失效，而精神弱點，乃步步暴露出來。敵人軍事組織，有七十年來的長期經營，本來發得上是一種強大的武力。而經過二十個月的侵華戰爭，敵軍的精神，受著種種的腐蝕，一天天暮氣增加，而朝氣衰耗，這是極顯明可見的。軍隊的功用，本在專心致志為一種絕對正當與必要之理由而戰鬥，而敵人則不能。敵人現在於占領區域，遍設特務機關，直接間接，管理民政財政，這些大小軍官，所對待奴隸的態度，對待我人民，以對待無主產業的態度，對待我

改採攻勢，着着勝利，於是又過分與高彩烈，說總反攻已開始了，最後勝利將來到了。此種短視的觀察，足以模糊國人的意念，懈鬆國人的決心，實應痛加糾正。據蔣委員長所指示，在岳州失陷前是第一期抗戰，此後則為第二期；在二期抗戰中，一切戰略必須改變，避免大規模的陣地戰，化敵人後方為前線，全面發動，增加日方的消耗率，同時努力補充實力，反守為攻，等到時機一到，即實行總反攻，收復失地，驅逐敵人出境。

目前的時機，還甫在第二期抗戰（亦即抗戰第二階段）的最初期，離總反攻期當然還有相當的途徑，但雙方形勢的消長，主動被動地位的更易，已有顯著的進步，這原因一則因為日方基礎的意外脆弱，其國內矛盾之深刻，兵源之枯竭，以及經濟之竭蹶，使其無法再作大規模之進攻；其次是中國本身的猛進，半年以來，關於西南之開發，新兵之訓練，以及交通教育等等之飛速發展，固不待論，尤其重要的，是內部動搖者的肅清，使全國團結愈固，各階層之步伐愈一致。除此之外，國際助力的增加，當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美國購銀協定的延長，軍需借款的成立，以及英國一再貸款，協助我法幣基金之穩固，尤為顯而易見之事，從岳州失陷到現任的四五個月中，日方幾度企圖『肅清』晉南北冀蘇北之游擊部隊，每一次均遭受慘重的打擊，至全盤粉碎；在粵南長江等處主力之進攻，亦一一失敗，鄂中於佔領鍾祥後，阻於襄河天險，無法飛渡，而進陷既深，被我軍反攻消滅之機會乃愈多；贛北則南昌武寧一帶，始終仍在我控制中，日軍孤軍深入，陷於四面包圍中，無法自脫其困境，最近半月來，各線之捷報如雪片，但我們要知道，這一次祇是總反攻前的初步準備工作，是改變攻擊的戰略以完成加緊消滅日軍，如廣州附近，我軍實力雄厚，屢次攻至廣州近郊，克復易如反掌，但並不作此嘗試，開封於克復後，消滅日軍之任務完畢，即行退出，為什麼呢？因為目前尚無此需要，在整個計劃未完成，適當時機未屆臨前，如憑一時之快意，結果必增加被攻擊之目標，犧牲實力，影響全盤大計。我們要認清，在長期抗戰中，第二期抗戰的期間一定估得得很長，因為雙方力量之消長，決非很短期間可達，而且這是勝利最重要的關鍵所繫，決不容輕率從事，時間愈延長，將來總反攻也愈有把握，因此所遭犧牲的程度也必愈減少。所以在此勝利曙光初現之時，大家要更忍耐，更沉着，以更大的努力，逐漸進行此艱鉅工作。

最近戰事發展的情勢，可以說完全與軍事最高當局所理想的相符合，我們相信，今後亦必能一步步向前平穩邁進，同時國際的局勢，由於侵略與反侵略的分野，更加明鮮，以及日閥之狂妄蠢動，國際對我的助力必然日見增加，英蘇的接近，尤值得欣幸。我們雖然盼禱世界大戰能避免，人類能免此浩劫，但萬一不幸而爆發，對於我們的最後勝利，亦決不會動搖，因為中國已克服了重重困難，樹立自力更生，建國復興的偉大基礎，我們只要繼續咬牙奮鬥，勝利絕對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孟克斯德導報說：『東亞大地現發生新而有力的文明。』是的，中國二十餘月的英勇抗戰，已在人類歷史上劃出光明的紀錄了，但我們不要忘掉，這個文明還待繼續充實，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是創造這文明的一員，奮起奮鬥，光榮的人們！

廿八年四月廿五日

一切公私產業，我國所受的污與辱損害，固然重大，而敵軍的精神道德，却因此而頹廢下去。放縱與酷殘，貪污與腐敗，這種種毒素，正普遍的儘速的從根本上腐蝕敵軍，敵人侵略越久，占據越多，一定腐蝕的越普遍，越徹底。而軍官素質之變化，便足以根本破壞軍隊之紀律，且逐漸喪失統率組織之單純與謹嚴。最後結果，其軍隊組織將一壞而不可收拾。這是第一點。再說到兵士，敵方兵員，出自良工良農良商，而因全體動員之結果，各級年齡的後備預備兵，都要參加。這兩年戰爭中，證明敵軍中大概中年人最多。這些人，大概有職業，有妻子，應徵作戰，本來苦痛最深，而既到中國，乃被命從事於永無止境的侵略戰，戰地越廣，死傷越多，這兵士大羣，本來希望速戰速決，便可歸國卸責，乃前途遼遠，而作戰艱難，問理由，不感必要，思妻子，一片悲觀。報上常傳的敵兵厭戰自殺的新聞，許多是事實，一般的講，敵兵作戰，只是憑砲火，聽命令，其真正的士氣，確是不揚。而敵國一般民生的困苦，兵士家庭生活，的愁慘，使得侵略陣線上，人人增加內顧之憂。這種情形，今後再繼續二三年之久，敵人前線便根本不能維持，並且其國內不知有多少意外之變。這是第二點。總之，人類不能不信仰道德的因果定律。敵人想滅亡中國，是絕對罪惡，行罪惡，則必獲其報，而所謂報者，在其本身。就要步步表現出來。反觀我國，則恰恰與之相反。中國澈始澈終，只是自保自衛，此外絲毫別無野心。而中國是亞洲文明的宗邦，中國民族，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大族，而其國土，都是幾百代祖先所遺留，決不是奪自外國。現在中國既有數萬萬人民之衆，就單論受過學校教育者，也有幾千萬人，這些人，上對祖先，下對子孫，怎樣能不拚命保衛其國土，怎樣能甘於亡國作朝鮮第二？所以自從我領

四月反攻的意義與效果

南風

與抗勝建成有不可分關繫的「四月反攻」雖已引起了全世界的驚異，但其所收穫的成果究竟是多麼偉大而重要，還有待於詳明的分析，我們願就此點有所闡發：

第一：「四月反攻」是精神總動員的發動機。精神總動員，不是純粹的口頭演講筆下行文所能推動的，必須佐以切切實實的行動。而最足以刺激人心的行動，又莫如「反攻」的軍事行動，所以這轟轟烈烈的「四月反攻」實是推動精神總動員的主要力量，而精神總動員一舉，最近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如火始燃，如泉始達」地在各地實施起來，也就是「四月反攻」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收穫。

第二：「四月反攻」是新中國已經成長的證明。新中國雖老早便在抗戰中間成長起來，但究竟已經成長到什麼程度，就還有多少的疑問。然自「四月反攻」的序幕在各戰場展開之後，一切的疑問便都得到正確的答案。因為，新中國如果不曾成長到強壯的地步，則對於號稱一等強國的日本，決不能大舉反攻，今大舉反攻既成爲事實，便是新中國已充分成長而具備極強壯的證明。在這些鐵的事實證明之下，不會再有人懷疑新中國的團結性，不會再有懷疑新中國的戰鬥力，也不再有人懷疑中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必然性。

第三：「四月反攻」是宣告日本死刑的判決書。驚天動地的「四月反攻」不僅推動了中國精神總動員的運動，證明了新中國的成長，同時還宣告日本的死刑。在「四月反攻」之前，日本常常集中兵力來攻略中國一個或兩三個的據點，而中國則處處都處於被動應戰的地位，因此，日本雖在每一戰役中間都付了重大的犧牲，然而每一戰役的結果，總都是中國放棄若干城市，而日本則佔據了若干城市，而日本方面也儘可以大言不慚地對人誇說「日本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在「四月反攻」的序幕展開之後，從各戰場一致展開全線反攻的中國新戰略，使日軍不能再集中其兵力向中國的某一點或數點攻進，而且無法應付華軍四方八面的攻擊，結果從四月一日到四月十五日的半個月中間，中國方面不僅恢復了七十個城市，並且殲滅了日本幾師團的兵士，不僅開封已受三次的襲擊，就是日軍認爲重要城市的廣州和南昌也已處於華軍的包圍中，這一來，「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鬼話，固已成爲笑話，而做着征服中國迷夢的日本軍閥也不得不感到幻滅的悲哀了。

第四：「四月反攻」是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表鐘。日本前首相近衛，今首相平沼，都是夢想建立「東亞

袖 蔣委員長宣布已到最後關頭之後，全中國有血有淚的人們，頓時立於絕對統一的民族陣線之上，都決心只有抗戰，只有犧牲。都決心必須確保國家之獨立自由統一完整，方爲達到抗戰目的。這種統一的犧牲精神，若在平時，難以數十年教育不易養成者，而一旦得之。中國建軍事業，本是近代一大難題。民國以來，軍閥割據，使建軍無從下手。中山先生黃埔練兵，開了建軍的新紀元，其效果至速而宏，但十載擾攘，遭受了多少障礙，以致國防設備，未能全力經營。所以抗戰以來，我們軍隊，因有許多事實的弱點，以致遭了不少挫折。但是有一絕對優點，就是軍隊精神，因抗戰而提高了，並且愈戰鬥愈堅決。這半年來，我們各級將帥，更有根本覺悟，以爲建軍大業，就要在這抗戰時期，促進完成起來。現在軍隊組織及指揮更統一了，也靈便了。技術的訓練，也在根據新的經驗而加緊努力着。簡單一句話，我們軍人，一致知道抗戰救國是絕對責任，並且知道最後必勝，知道軍隊要更進步，更決心，便能事實上爭取勝利。這種信念，現在正普遍發揚着。所以可說是中國於抗戰二十個月之後，而正入於根本建軍的開始時期。所以我軍完全是朝氣，其過去的暮氣，一切弱點，正加以除去，一言蔽之，這是新興精神，以人身比喻，這纔把陳滯不潔的血液化了而完成了新鮮剛健的血液。今後只要一一致繼續努力，中國一定達到抗戰目的，是毫無可疑的。就最近時江西之戰，我軍的戰鬥精神，只有比過去更熱烈，所以加諸敵人的損害，甚爲重大。再看山西之戰，我軍是怎樣堅強而善鬥，固然軍力是國力的總表現，不能專看軍隊，但我國各方面，都與軍人有一樣精神，而正努力於廣義國防的工作。最近 蔣委員長更特別鄭重倡導國民精神總動員，正得到全國各界的響應。總而言之，因爲中國絕對是自衛，絕對合於道德，所以業已得到善果，過程雖艱苦，但絕對光明。大家比較敵我而觀，更可堅其信心而知所努力了。（大公報）

新秩序」的妄人。其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原是征服中國的代名詞。其辦法是一個侵略中國，一面從中國逐出歐美勢力，而由自命東亞主人翁的日本人來獨佔中國的原料和市場，并通令中國四萬五千萬的民衆做日本的農奴。但日本倘欲實現這一種的梦想，那就非在軍事勝利之後不可。今日日本「速戰速決」的最初計劃，早已粉碎於中國長期抗戰之下，中間「速和速結」的希望，也隨汪精衛密謀的失敗而成為泡幻。最近一不做二不休的繼續進攻，又遇到中國「四月反攻」的致命打擊，日本的軍事又何從得到所謂勝利呢？日本的軍事既沒有勝利的希望，那日本人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夢，也就只是癡人口裏所說的一種幻夢而已。

第五「四月反攻」是漢奸理論，敗北主義的當頭棒。漢奸理論，敗北主義的創始人，如汪精衛之流，其所以會把「投降」兩個字看做「講和」，會把近衛和平召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謬說看做無害於中國的理論，原是因為對於中國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發生懷疑心理的緣故，而今這轟轟烈烈的四月反攻，既充分把中國力能擊敗日本的事實昭告世人，則漢奸理論，敗北主義的創始人汪精衛及其徒弟孫孫，就除却承認其行為是賣國行爲以外，別無可以辯解之道。同時，凡是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倘再看到類似「電報」「舉一個例」以及「抗議」之類的漢奸理論，也會直覺地斷定這是日本「銀牌行獵」的獲物，不會再墜其欺蒙世人的術中了。

第六「四月反攻」是對於「侵略集團」的嚴重警告。眼前世界的一部是侵略集團的勢力圈，另一部是和平陣綫的勢力圈。侵略集團因為已經不會遇到堅強的抵抗，所以大家爭以侵略爲事。而今屬於侵略集團的日本，既在這一中國「四月反攻」中，受到半個月中間連打幾百次敗仗，連失七十個城市，傷亡士兵達十餘萬的嚴重打擊，則日本自身固特感覺其前途的絕望；就是日本的與國，也會感到侵略政策的有時不會成功，而稍歛其侵略的鋒芒。如此，這富有刺激性足以使人興奮的「四月反攻」，就不僅足以打擊日本，而且還足使歐洲的侵略國間接受到莫大的打擊了。重慶的發言人說：「中國這一次半是爲自衛而戰，半是爲人類福祉，國際正義而戰。」這是完全正確的話。因爲英勇的中國，在過去二十二個月中間，都站在抵抗侵略的最前一線，尤以最近「四月反攻」中所表現的無與倫比的英勇姿態，對於動盪的世界，具有足使侵略者心胆俱寒的威力。而最近歐洲的能够暫告啓事，日蘇的不會決裂，英日關係的不再繼續惡化，也不能不歸功於中國的「四月反攻」。

以上所述，雖僅是「四月反攻」效果的一部分，但也儘足加強世人不復恐懼侵略集團的意志。何況「四月反攻」的效果，原不止此，而「四月反攻」又僅僅是初步的反攻，在這初步反攻以後，必然再展開鋒芒更銳利，氣勢更雄偉，規模更廣大的總反攻。因此，我們不僅深信爲自衛而戰的中國，必然能够得到最後的勝利，並且深信任何侵略國，如不立即收回其侵略的野心，則其遭遇的可悲必和日本相同。據日本厚生省發言人的自供，日本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壯丁戰死數是五十萬，（當然不止此數）戰死人數如此之多，受傷人數之必逾百萬也可想而知，此外日本已耗的戰費是一百六十億日圓，今後每年還要再加上七十五億的消耗，這種前車之鑒，對於「來軫」豈不是一種最剴切最驚心動魄的實物教訓麼！

自我批判

自從平沼內閣成立以後，國民的神經的確是弛緩下來了。但這並不是說時勢已經好轉，沒有可憂慮的事，更不是因爲信任平沼內閣而覺得安心的緣故。然而我們却漫然睡着。這恰像聞到迷魂藥的人似的，雖然昏昏沉沉地睡着，惡夢却往來不斷。

日·阿·眞助之著

死沉沉的今日政局

政府說：要加強全國精神的動員，把我們從睡眠中喚醒。關於這，已經着手幹了一樁事，就是在八十歲老翁的有馬會長之下，任命了七十七歲老翁的筑紫做理事長。我不懷疑世人會對這兩位將軍表示滿腔的敬意。然而，世人却也不懷疑這精神運動是不能有任何期望的。想來，睡着的並不光是我們人民，或許政府自己也正在那裏大睡特睡也說不定。

據報上所傳：平沼首相有着一種企圖，想使民間提供幾百萬圓，以開設私塾。聽說他要在這裏和幾百個青年相會，大修其脫離塵世之行，以發揚其宛然如神之道。這玩意兒本身定是一個出色的修養手段無疑。然而，總理大臣的眼前的問題，却並非像苦行者所幹的那樣，在於能在多少人的頭上澆水，而是在於把八千萬國民的心引向什麼地方。平沼首相在國會說政治的要道在於祭政的一致。這話我們原解釋做像好意地祭祝神明那樣，拿良心來施行政府的意志，然而我們多半是弄錯了，

英蘇合作的展望

君玉

英蘇合作，可以說是世界反侵略組織中重要的一環；不但因英蘇的合作，可使反侵略集團更加有力；而且由英蘇的合作，可將偏於歐洲的反侵略組織，擴大到遠東來，重新樹立起普及全世界的集體安全制，所以對於行將完成的英蘇談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戰後的英蘇關係，是非常曲折的。自從蘇聯社會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體（Soviet Regime）之後，一則因為思想上的衝突，蘇聯被全世界視為洪水猛獸，被認為懷有赤化全世界的企圖，英國對於蘇聯是不能例外的；尤其在英國保守黨人的眼中看來，更是抱着反蘇聯的態度；他則又因蘇聯強賴英國的債務，不肯償還；因此英國便不承認蘇聯的政府，英蘇外交關係因之中斷。及至一九二四年工黨執政，由麥唐納（Mac Donald）組閣之後，英國才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但不久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倫敦突然發生不幸事件，包爾溫（Baldwin）內閣，乃毅然與蘇聯斷絕邦交，雙方均召回使節，廢棄一九二一年九月所訂的商約。這次英蘇絕交，完全出於誤會，而斷絕邦交之後，在英蘇雙方均蒙受到極大的損失，所以到美國工黨第二次出來秉政的時候，便由英外相漢德森（Henderson）出來與蘇聯棄嫌修好，重新恢復了英蘇的邦交。

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因為受了日德的侵略而日見重要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的佔領我國的瀋陽，不但促成了中蘇關係的好轉，也助成了美蘇的恢復邦交，美蘇復交的意義，不但可以藉此增強蘇聯在遠東的地位，且可以抬高蘇聯在歐洲的聲譽。所以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秉政後，法國的安全深感不安，法外長巴爾都（Barthou）首先發表法蘇合作的主張，至一九三四年九月，蘇聯也就踏進了國聯的大門，做了國聯行政院的常任理事；一九三五年五月又先後與法國捷克成立了互助公約。自此蘇聯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益見重要。

英蘇關係也就隨着蘇聯國際地位的重要而日見接近，到了一九三九年，更是在空前的躍進中了。先是英國的駐蘇聯大使西資（Sedgwick）向英國外務部報告，謂蘇聯的外交政策將有急轉的傾向；英國政府接到這個報告之後，即命令西資與蘇聯外交當局接觸，以謀英蘇在政治上經濟上作進一步的合作。一方面設法提高英蘇的貿易，英國並允許以信用放款貸與蘇聯；他方面英蘇雙方的大使與駐在國政府密切聯絡。同時在民衆方面，也有英蘇和平友誼促進會的組織，曾於二月二十七日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開會，下議院議員亞當斯（Adams）出席發表演說謂：『如果我們和蘇聯的友誼早已密切的話，慕尼黑黑黑的政策，自然可以用不着了。民主政治的危機所以如此嚴重，實由於英美法蘇的關係未能和諧所致。』至於英蘇的商務談判，英國外務部經濟司司長華德金，曾於三月二十三日往訪莫斯科，與蘇聯舉行正式談話，表示『英國今後將與蘇聯攜手，向侵略國家的讓

首相似乎深信在神明前拍掌奏祝詞也等於料理政治。平沼首相如果真的是政治家的話，那末在剛要開始全國精神總動員的大運動時，應該是不會被這消遣作樂的開道場之類的玩意兒迷了心的。要是如此，那末精神動員運動便有首先動員總理大臣的精神的必要，但是，倘若說一人不剩地在八千萬人的頭上澆水便是精神總動員運動的目的，那我可就再也無話可說了。

我國（日本）的總理大臣，在時代和時局的認識上便是如此。我們的昏睡的夢不得安靜，也是由於政治家不懂得政治而起的。平沼首相任命近衛公爵做不管部大臣，以作為國策不動的活證據，這以後也連三接四地談論着不動的國策，然而，不幸得很，我們却不明白不動的國策是怎麼一回事。嚴厲地守着秘密，發表也從沒有發表過的國策這東西，我們怎麼能夠知道呢？所以他就也可以放心地揚言國策的不動了。因為即或萬一國策有不得不動的時候，我們也沒有材料可以判斷其動與不動。

照平沼首相說來，像國民政府那樣，即使拿「皇道精神」相待，也已經是流落成不足以爲對手的「微小的地方政府」。如果是「沒落」到做不得對手的話，那末戰爭也就算是達到了終局的目的了。如果這樣，政府也就可以無爲無策而無所恥，同時，我們好歹也可以懶惰貪睡了，然而我却總不以為現實會像平沼內閣告訴我們的那麼容易洽意。照我所相信的，像現在這種政治上社會上的無風狀態，是一種因現實被故意隱蔽起來而發生的氣壓反常的變態。

我們天天從中國方面得到了好消息，然而，這是大聲地宣布，大聲地談說着的消息，可是和這並行着，我們

步，已到了最後的限度。」接着英國海外貿易大臣赫德遜又由波蘭赴蘇，與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外交委員李維諾夫談話多次，且內容不限於英蘇商約，對於國際問題也互相交換意見，以商定今後的對策。赫德遜此行，已撒下了英蘇合作的種子。

赫德遜返國後，英蘇談話也就正式開始了。談判的方式，一方面在倫敦由英外相哈利法克斯與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進行談話，另一方面則由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與英國駐蘇大使西賽舉行談判。談話的內容雖未宣佈，但我們所知的，不外乎三項：（一）英法蘇三國訂立協定，規定遇有戰事危機發生時，即應互相諮詢，而決定三國的共同政策；（二）在戰事發生後，蘇聯應以軍火原料品及糧食，供給反侵略集團各國；（三）訂立天空公約（Air Accord）戰時三國空軍合作。

蘇聯外交當局，為慎重起見，特召回駐英法德三國大使返國述職，在莫斯科開大使會議，聽取各國的政策。同時李維諾夫復向巴爾幹半島各國徵詢是否歡迎蘇聯的援助，以抵抗德義的侵略。

旋於四月二十二日向英國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對案，由英國內閣去考慮。對案的內容有：（一）東歐西歐如欲組成反侵略集團，必須訂立具有自動實施性質的互助協定；（二）英法蘇三國除簽訂互助公約外，並由三國參謀部成立補充協定，以為集體安全制的基礎；（三）羅馬尼亞與波蘭應先成立軍事協定，以防止德國侵略；然後蘇聯始向波羅提供保障；（四）反侵略集團應擴大到遠東，換言之，即蘇聯在東歐履行其義務時，如果日本自後攻擊，英法應予以援助。

我們對於蘇聯向英國所提出的「對案」有下列的意見。

第一，參加反侵略集團的各國，既然對於抵抗侵略具有決心，各國間所訂的互助公約，當以具有自動實施性質的為最好，反侵略組織，能否生效，也以各國所訂協定的有無此項性質為斷。所以我們希望英國能接受此項建議，一則可使反侵略集團更加有力，另則又可以彼此諒解以奠定英法蘇合作的基礎，而重樹起普及全世界的集體安全制。

第二，在現階段的國際關係之下，「和平不可分割」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歐洲的反侵略集團，不擴大到遠東來，就不能充分顯示出其功效來，何況日本與德義之間，早已有同盟關係的存在，遠東的和平如果無法保障，那末歐洲的和平又從何而獲得。

最後，正在堅苦抗戰中的中國，實為全世界反侵略的急先鋒，我們的抗戰，也可以說是為世界和平而抗戰。現在歐洲由英法發起組成反侵略集團，當然也要把正在抗戰中的中國，包括在內，共同建樹普及全世界的集體安全制。如屬可能，美國也應參加在內，否則，祇少要在精神上能够一致。

英蘇能否合作，是反侵略組織能否確立的關鍵；同時反侵略集團能否組成，又是一個有關整個人類文明的大關鍵，我們在這裏期待着倫敦或莫斯科的好消息。

不也聽見竊竊私語的另一種消息嗎？在國內也一樣，有公然說着的話和偷偷地說着的話，我們常常夾在這兩種情報的中間，而迷惑起來，不曉得該相信那一種好。然而不管我們相信什麼也好，迷惑什麼也好，一百萬萬元的大預算是沒有不會明明白白地使我們知道事勢嚴重的道理的。貴族兩院（貴族院和眾議院）一方面雖在討論和審理這筆大預算，一方面却不更動毫厘，囫圇吞棗殺整個兒地通過，這事無疑地也是由於全面承認事勢嚴重的結果。既然這樣，便應該有更真摯的事物向我們的身上逼近來了，然而世間竟依然繼續着毫無表情的無風狀態，在這事我敢說明現實的隱蔽使我們患了對於時局毫無感覺的麻痺症人後，痛感到有指出應付現實的政治之貧困這一事實的必要。

物質不足，而紙幣又像洪水般流出來的話，那末惡性通貨膨脹便必然會到來，這是誰也知道的事，而現在害怕一稍有差錯，便會墮入惡性通貨膨脹的深淵的這種憂慮空氣很濃厚，也是毫無例外地為任何人所承認。然而對付這問題的政策，不論是政府，不論是議會都沒有政府的答覆盡於竭力不使這種事能發生這一句話，所謂「竭力」祇是一個期望的表現而已，至少不能說是政策，這就是說政府以其製造麵包的期望給了我們當做給了我們麵包期望無論說得如何漂亮，難道肚皮就肯因此而滿足嗎？

我以為革新政治家對平沼內閣滿懷着不平的情緒，實在是在可能的平沼內閣的短命說大抵從這方面傳播出來一事，也一樣實在是在可能的，然而革新政治家是想同誰一起施行革新呢？聽說有一部分人在想用背在背上的「傢伙」來彈壓民衆，以完成革新工作。這看時間和情形或許也可能是一個手段……然而聯想到在中國「宣撫」工作，也就立刻可以明白這種無理壓迫，並不是賢明政治家的做法了。不僅如此，引導他們走上這種決心的革新政策，又是指何者而言呢？（譯自「改造」四月號）（木子）

國內一週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公木

蔣委員長發表談話

重申抗戰到底決心

本月十七日紀念週後，有中外新聞記者多人，詢問蔣委員長以下列問題，蔣委員長當一一答覆，茲記其問答如下：

「記者問」

現在還有人說近衛「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可以作為中日和平的根據，而不認其為亡國條件的，委員長對此以為應作如何處置？

「委員長答」

「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演講中，將敵國的侵略野心已經詳加分析，無待煩言，若以近衛的聲明可認為是可和條件的「和」字來解釋，那字典中就不必再要投降的「降」字了，這是無恥之極的笑話，不但今日不會有此事，且永久不會有此事。中國抗戰的目的，是為了保衛整個民族的生存，獨立與自由，這個目的

天不能達到，我們的奮鬥一天不能停止。現在戰局愈延長，日本的弱點愈暴露，而他的野心亦更顯著，這就是所謂「圖窮匕現」的道理，看了日本軍閥的行動，誰也可以知道他們是要奪取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使我們永久做他們的奴隸，近衛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本要獨霸東亞，不僅要消滅中國，而且是要消滅各國在太平洋一切實力的毒計。日本的侵略慾與時俱進，而中國對於日本野心的進展，亦認識得愈加清楚，所以我們抗戰的意志，也愈加堅強，在這種情形之下，絕對無和平的餘地，絕對不是什麼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所能動搖我們全國的決心於萬一。對於這種無恥之極的主張者，我以為照我們中國的道理道德和良心制裁的效力，要大過法紀制裁的效力；這種人在精神上已經自己宣告了死刑，實在值不得一提，至於國家的處分，要看他以後的行動如何再定。

「問」

請問中日戰爭究竟怎麼樣纔可以解決呢？

「答」

這個問題，要看以後事實的演進怎麼樣。現在我們抗戰只有廿二個月，還不滿兩年，而日本第一等國的國際地位，已經被我們抗戰壓低到第二等國的地位上去。

了，如果我們再加緊的抗戰下去，就照過去的事實來說，我相信不久的時期內必會使他現在二等國的地位亦站不住了。這樣一方面他的國力更竭蹶，地位更低落，一方面也要由我們充實自身的力量，達到有利的時期，有利的地形，給他一個制命的打擊，使他真正認識中國抗戰的力量，纔有產生和平的希望。我相信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只要我們努力，這個時期的到來一定是很快的。除此以外，如果要想中日間恢復和平，那就除非日本軍閥有澈底的覺悟，自動的放棄侵略，將他們傳統政策根本改變不可。若是他們根本不放棄侵略政策，不能根絕他們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夢想，那麼不特中日戰爭絕對沒有結果的可能，而且東亞也永久沒有和平的時候。今天凡是中華民族稍有心肝的黃帝子孫，無論他的知識程度如何低下，也決不肯說近衛的「東亞新秩序」不是吞併中國的亡國條件，敵人的野心和中國人民的認識，已經明白到這樣地步，如果還有人辯解近衛聲明不是滅亡中國的條件，而以為還是可和，這不是求降賣國是什麼？乾脆說，這種人不但可惜以漢奸自居，簡直是甘心作日本的奴隸了。

「問」

今後戰局如何演變，中國是否仍照原定的長期抗戰的戰略貫徹到底？

「答」

我在五年前，曾有一篇「抵禦外侮和復興民族」的演講，討論到中日發生戰爭時，我們抗戰的策略，諸位祇要看我那一篇演講，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天所用的戰略，是五年以前早已決定了的，我們決不改變「以空開

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整個的戰略與一貫的政策。我們當時就決定不戰則已，既戰就必須貫徹到底，即使全國各地完全失陷，我們也有把他恢復轉來的把握和自信。那時我們從最不利的情況着想，曾經下定最後的決心，當時的預計，以為敵人要費十八個月的時間，纔能進犯到我們十八個省分，現在我們抗戰已經二十二個月，我們依然能保持着許多完整的省分，即使已經被佔的省份，亦不過淪陷了幾個省城據點，在那些省份內，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仍舊在我們軍隊勢力範圍掌握之下，敵軍不僅毫無所得，而且他正在照着我們預定的計劃陷入泥淖，踏入崩潰的道路，以後就要隨時隨地受我們最後致命傷的打擊。所以我們今天在抗戰整個的局勢來說，決不能以幾個省城據點的得失來觀測抗戰最後的成敗。大家明白了我們一貫的政策及整個的戰略以後，就再不會被那些為敵張目的無恥漢奸理論所欺騙了。

英大使寇爾抵重慶

否認調解中日戰爭

英國駐華大使寇爾爵士，於十二日抵達香港後，即乘英艦赴海防，十九日下午四時由昆明飛抵渝。蔣委員長代表董顯光，行政院代表張羣，外交部代表段茂瀾，均往機場歡迎。外部代表並以當日出版之英文自由西報一份（內載蔣委員長對中外記者的談話）贈大使披閱。

寇爾抵渝後，發表談話，謂此行為處理例外公事，並無特殊任務，各方謠傳皆不可信。同時，據美聯社報道，中國官方亦竭力否認英國有調解戰事之可能性。

行政院長孔祥熙，於寇爾到渝的前一天發表談話略云：「吾人抵抗到底之決心，已使日方陷於窘境。日軍為進攻南昌，曾費去四個月之時間，整理四個師團，目前日軍顯已精疲力盡，而無法繼續前進矣。日軍因已陷於泥淖中，於是乃不得不請求英方調解，事實上克萊琪已將日方乞和之意告諸寇爾，請轉達中國當局，藉以試探華方之意見。吾人既不願在南京及武漢陷落後媾和，目前當更無意向日方求和。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吾人已獲得穩定及更強固之地位。」

晉省日軍深陷泥淖

到處遭受我軍襲擊

晉南戰事，本週益趨激烈。夏縣二十日為我軍克復，聞喜、絳縣等處，現均在我軍圍攻中。晉中我軍，同時分數路向太原、臨汾間之日軍襲擊，以阻其向晉南增援。晉西我軍，則分由靜樂、中陽等處西進，以威脅晉中日軍之側背。晉北忻代一帶，我軍亦取攻勢。神池日軍，十七日向西北進犯，圍窺偏關、河曲，但經我軍分頭截擊，現已退回神池。興集廿二日電：「同蒲路南段戰局緊張，三日來兩側我軍合力夾擊，勝利逐漸展開。臨汾、靈石間鐵路，日軍已不能確保，趙城至霍縣一段，完全為我軍控制。日方援軍星夜南調，合計達萬餘人，前昨兩日圖強渡汾河，向西壓迫，均被我軍奮身擊退。」又廿一日重慶電：「山西方面我軍，已將夏縣、聞喜、翼城、絳縣完全包圍，日軍恐慌萬狀，連日派遣大隊重轟炸機，對我方前進部隊濫施轟炸，但我軍仍繼續向前推進。翼城、東南之周村及東北之中衛，已為我軍克復。翼城日軍現與外界聯絡完全斷絕，情勢極為危殆。又臨汾日軍派出援軍進攻浮山（在臨汾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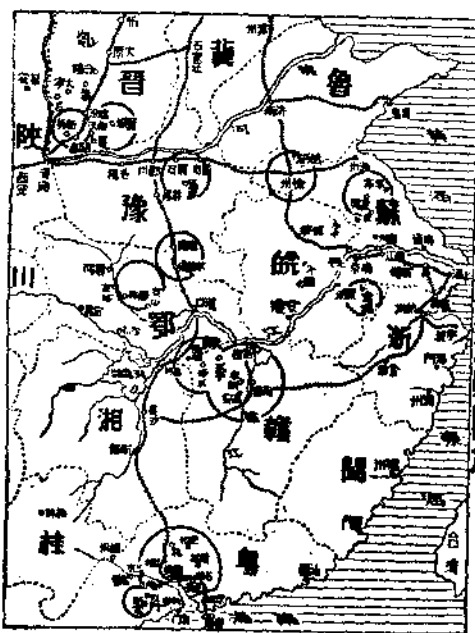
）時，我方流動部隊突襲同蒲路，並將臨汾車站夷為平地。我軍在本星期中進攻聞喜、夏縣之結果，已擊斃日軍達三千名之多。」

廣州近郊戰事激烈

沙面終日可聞砲聲

粵省東北江我軍自上週克復增城、花縣後，即向廣州步步進迫，現已到達廣州市郊。十九日午我軍一部，猛烈從化城，日軍據城頑抗，我軍砲兵大奮神威，燬成一角。我軍即衝入與日軍巷戰，至午後三時，殘餘日軍全部肅清，從北城即告克復。同時，從化東十五公里之派潭，亦為我軍佔領，日軍向太平場、神岡潰退。西江方面，我軍迂迴突擊，已攻渡三水河口，現距廣州僅十二英里。三水、佛山日軍已呈動搖之象。新會縣城十九日一度為我軍克復，二十日日軍增援反攻我軍為戰略計，大部移集城郊，僅留一小部分守城，日軍以全力撲入城內，遂陷入東西北三面嚴密之包圍中，預料不久即可解決。中山潭洲一帶，十七日起有激戰。海南島東岸之樂會及嘉積市，十五日為日軍侵入。

華軍新攻勢圖



國際一週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雨君

二 反侵略之陣線

將擴大到遠東

在這一週中，國際上的縱橫捭闔，可以說已達於極點。一方面是英法蘇的談話，以期成立反侵略集團；他方面則為德義的外交活動，企圖籠拉南國加入反共集團。

一 英蘇談話順利

即將成立協定

英蘇談話已久，但迄未成立具體結果；此中關鍵，完全在蘇聯外交的慎重。蘇聯的外交，是以『和平』『反侵略』為基調的，所以在原則上，極願與英法成立互助協定，組成反侵略集團。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英國的政策須徹底改變。

英蘇談話的問題，計有三項：(一)英國既已向波蘭、羅馬尼亞提供保證，而且又將向土耳其提供保證，均直接有益於蘇聯西陲之安全。因此要求蘇聯向羅馬尼亞提供保證，共任銀鉅。(二)英蘇雙方商定一般性質的互助協定，其性質殆與軍事同盟條約相彷彿。(三)法蘇兩國現行互助條約，當求其具體化。

蘇聯為澈底明瞭英法德的內情起見，史太林乃召回駐英法德三國大使，回國述職，並在莫斯科舉行外交會議，討論蘇聯與西歐列強締結公約的態度。同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探詢巴爾幹半島各國，是否願於其獨立受威脅時歡迎蘇聯的援助。

及至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返抵莫斯科，向蘇聯當局報告英國的態度之後，蘇聯乃向英國提出對案，內容要點有四：(一)東歐西歐倘欲組成反侵略集團，參加各國，必須訂立具有自動實施性質之協定，加以團結，始克濟事。(二)英法蘇三國當簽訂無保留的互助公約，而由各該國參謀部成立協定，加以補充，此乃集體安全制之惟一可能的基礎。(三)英法兩國向羅馬尼亞波蘭兩國所提供之安全保障，對於任何國所可加諸各該國之侵略，一律適用，未免有將蘇聯列入侵略國之嫌，宜加以修正，作為純粹針對德國之保障。(四)羅波兩國宜先成立軍事協定，事為防止德國侵略，然後蘇聯乃能向各該國提供保障。

英國對於蘇聯的對案，一致認為具有建設性質，內閣已加以從容考慮，能否完全接受，內閣並未發表，但從英報的評論，也可以看出英國對於蘇聯對案的態度。

據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載稱：蘇聯所提出關於反侵略陣線之建議，均言及遠東問題。每日電聞則稱，衆信蘇聯建議中包括相互担保抵抗侵略制，不僅在歐洲，在亞洲亦然，即蘇聯在東歐盡其義務時，如為日本自後攻擊，則需要援助。泰晤士報外交訪員對英法蘇三國間之討論，不肯倫敦所共守謹慎發言之旨，也謂蘇聯對討論之貢獻，在更普遍擴大共同抵抗侵略原則之意義上，既屬遠大，且具建設性。

英蘇談判既獲有顯著的進步，蘇聯已向英法要求，如日本在遠東進攻蘇聯時，英法應尤為蘇聯的後援。這已可視為反侵略陣線擴大到遠東的明證。但是反侵略集團是否包括中國在內，這個問題，當為我們所急切知道，同時也是同情中國抗戰人士所關心。因此英國工黨領袖漢德森(Arthur Henderson)乃於二十日在下院向首相張伯倫提出詢問。首相並表示，英政府將存心的為中國及遠東其他各國均包括在任何抵抗侵略集團之內。同時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與英外相哈立法克斯及外次白特勒(R. A. Butler)作初步談話。

一般人似信中國加入各國反侵略集團，將為第三階級，必須先完成包括蘇聯在內之談判。中國大使郭泰祺語路透訪員，「若干人士或以為包括中國於反侵略團體之日，將不免有失去馬匹後，嚴鎖廐門之譏，但吾華人固有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之諺語，吾人所須考慮者，係屬將來」云。

同時前任外相艾登機關報「約克夏那郵報」(Yorkshire Post)也於二十日發表一文，謂英國政府所發起之反侵略陣線，有擴大至遠東之可能。中國大使郭泰祺前於本月十八日與哈立法克斯外相會晤時，即會就此項問題，作初步討論。據一般人所知，現行反侵略陣線組織程序，共分三個步驟：(一)英法兩國以保障給予波蘭、希臘、羅馬尼亞三國，此層業已辦到。(二)英國擬與蘇聯成立協定，此層完成在即。(三)即將集

體安全制推行於遠東

至於中國官方表示熱烈歡迎，認為英法並未完全集中注意力於歐洲，和平尚在不可知之數，而世界任何處所之戰爭，必將影響各地，和平欲有成效，必須為普遍性質者。一部人士以為中國情形不同，蓋戰爭已在進行中也，實際上英法蘇美四國反侵略政策之聯合，可於三個月至六個月中使日本屈膝，反侵略政策應包括對日經濟封鎖，拒售戰爭必需品與日本，拒購日貨，積極對華援助。此等舉動均不致引起列強對日作戰。同時欲使反侵略陣線發生效力，必須將中國包括在內，蓋日本亦為軸心國家之一也。日義德一致行動，同時依局勢而世界之不同部份作侵略行動，結果乃使英法在遠東獲一反侵略之夥伴，幫助終止戰爭，並使力量不致分散。

三 德義外交活躍

將開四國會談

在英法蘇積極進行談話，以期組成反侵略集團的時候，德義在外交上也展開了新的陰謀，義大利外相齊亞諾與南斯拉夫外長馬爾哥維區（Cincar-Markovic）在威尼斯進行談話，勸告南國也加入反共集團。此次義南談話，義國的目的，除欲使南斯拉夫透澈諒解義國的善意外，且恐南國政治之分野，將予他人以插身干涉，而担任保護南國之機會。以戰略言，義國對於亞德里亞海至為關切，故常就貝爾格勒（Belgrade）與柴格利白（Zagreb）對於達爾瑪西亞海岸（The Dalmatian Coast）全部之不同的要求，予以密切之研究；以經濟言，南斯拉夫甚願得義國商業上放款，如果

成立滿意協定，則義國或將以特利斯特港（Trieste）自由區之權利給予南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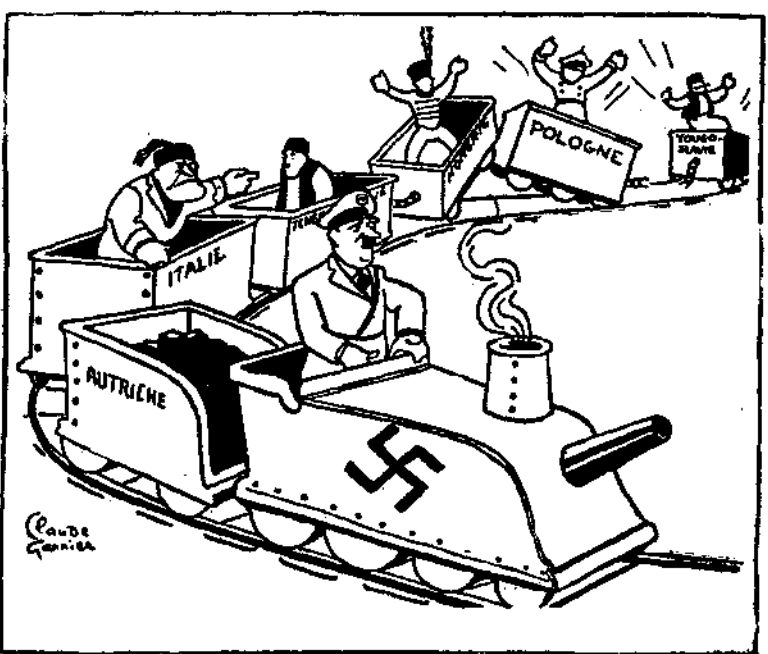
此外，義國還有一種作用，就是要促成南國與匈國的棄嫌修好，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同時義國並約定南匈外交當局同赴柏林，舉行德義匈南四國會談，企圖結成一團，突破英法蘇的反侵略陣線的包圍。

四 墨索里尼演說

答覆美國總統

義相墨索里尼自接到美國大總統羅斯福的電文，請其尊重歐洲各國的安全，而維護世界和平後，即加以

當心出軌！



機密的研究所，乃於四月二十日在羅馬世界展覽會（World's Fair for 1942）籌備委員會演說，藉以答覆美總統的電文。

墨索里尼說：「義大利及德國正為和平而努力，並希望世界各國勿加以干涉。」將軸心國家置諸被告席上，實無意義。吾人對此電文，以義德正為和平努力一語答覆之。吾人不欲進攻任何人，吾人願他人勿予以干預，使吾人得為和平而努力。阿爾卑斯山後某等國家之中歇斯底里症，「屢謂今日之聚會乃和平者，是以並無值得恐惶之原因。義大利現有工人一萬五千名，正忙於從事建築世界展覽會會場之工作，倘吾人欲燃爆炸之導火綫，則無須集中精力於此種工作，第一為動員之偉舉，境外之人幸勿因聞此語而發生惶恐，此乃和平之動員，與武器毫無關係。此乃工人一萬五千名之動員，倘吾人欲燃爆炸之導火綫，倘吾人準備威脅及侵略之計謀，則吾人決不獻身於此種組織世界展覽會之大規模工作也。倘吾人有侵略之計謀，吾人必不請各國參加此展覽會，倘在此黑雲密佈之下，吾人仍敢堅執繼續吾人之工作，此點應為吾人不願攻擊任何國家之表示。吾人僅欲得以繼續吾人之工作而已。將軸心國家置之被告席上，實極不公平，在某種意義上亦無理由。關於所提議之會議，美國在會議中仍將為向來遠方之旁觀者，經驗已予吾人以慘痛之教訓。會議中人數愈多，其失敗也亦更可能。不論對此著名之電文，是否將予答復，余不欲失此機會，重行申明軸心政策，乃和平及合作之政策。義德兩國對此曾有許多之證據，恐怖謠言之傳播者，災殃之預言者，及專門之宿命論者，此為其保持沉默之時矣。此種人往往掩蓋彼等之恐懼，彼等之瘋狂的怨恨，彼等對於大

旗之不可告之興趣。無論如何，吾人必不為報紙之宣傳，酒酣耳熱中之閒話，或彌撒亞式之音信所感動。」

五 法國積極準備

頒代法律命令

法國在歐洲暴風雨將來到的前夜，不得不積極在國防上用一番工夫，尤其是法國的空軍，很難應付未來的巨變。所以這幾天，法國加緊擴軍，法內閣乃於四月二十一日舉行國務會議，通過代法律命令多道，用以應付各項國防需要。(一)為陸軍海軍空軍殖民地四部，增加經費；(二)政府向各工廠訂購各種有關國防之貨物時，其價值應提前付給。(三)戰時民食接濟事宜，應預為籌劃；(四)嚴格監督私人收入，以免有逃避所得稅情事；(五)征收軍火工業利潤稅，以限制各軍備工

前德皇威廉：「別得意，在一九一四年我無如此高興的呀！」



廠之利潤，至多不得超過營業數額百分之十(六)國防公債之本息，一概免稅所得稅(七)各種物品成交時，除必需品如牛奶、麵包、新聞紙、醫出口貨外，均應征收交易稅百分之一(八)為減輕商人負擔，計營業執照稅，應於一九四〇年度內減低百分之十(九)各種公共工程經費，凡非急需者，應予停付(十)公務人員併鐵路員工在內，應予以裁減，以資樽節(十一)凡繼承之地產，其價值在三〇〇・〇〇〇法郎以下者，免征遺產稅。

同時並由法外長萊諾(M. Paul Reynaud)也發表廣播演說，籲請法國全國人民作更大的犧牲，以應付未來的大變，他說：「為世界前途計，法國當保有強大力量，尤以今日為最甚。假定法國不復存在，則英國甚至美國，未知何以自保。法國地位若是重要，吾人業已了解，今若在歐洲方面，自甘暴棄，則其帝國之領土完整，即將無以保持。時至此日，吾國國內，惟有一個政黨，曰法國國力政府職責，即在充實國力，近數月來，政府積極推行復興政策，成績卓著，對於新的義務，遂能應付裕如，已往十四閱月中，歐洲某某國，業已悄然成爲歷史上的名詞，推其原故，吾國對方迭獲重大勝利，乃其戰事工業生產之發達，有以致之。值茲各國競相擴充軍備之際，英法兩國自不得不設法應付，政府茲已決定籌款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以爲擴充軍備經費，誠以軍備競爭，足使各國，無論全能國抑或民治國，感受重大犧牲，吾國鄰邦擁有人口八千萬，各工廠每星期工作時間，達六十小時之多，此在吾國，僅有四千萬人，自常急起直追，將各工廠每週通常工作時間，自四十小時提高至四十五小時。要之，吾人茲所望於國人者，厥爲埋頭工作，各

廠之利潤，至多不得超過營業數額百分之十(六)國防公債之本息，一概免稅所得稅(七)各種物品成交時，除必需品如牛奶、麵包、新聞紙、醫出口貨外，均應征收交易稅百分之一(八)為減輕商人負擔，計營業執照稅，應於一九四〇年度內減低百分之十(九)各種公共工程經費，凡非急需者，應予停付(十)公務人員併鐵路員工在內，應予以裁減，以資樽節(十一)凡繼承之地產，其價值在三〇〇・〇〇〇法郎以下者，免征遺產稅。



「和平」「安全」「民主」在法西斯獨裁巨輪下碾得粉碎。

六 英國外相演說

闡明外交政策

盡職責，時以子弟之命運，國家之生存，與自由權爲念，庶克保持和平。」

自英國與蘇聯土耳其進行談話以來，德義方面宣傳英國已有侵略企圖，對德義實行「包圍」不免要引起英國一部人的懷疑。因此英外相哈立法克斯乃於十九日向英國上院說明英國的外交政策，否認含有侵略企圖。略謂「如謂英政府現所進行的商榷，及其所給予反對侵略的保證，含有任何侵略企圖，則直狂謬而已。」「包圍」之叫號，顯有作用，余以爲其意殆謂英政府之旨趣，在阻遏他國人民之合法願望，或從事於阻止其合法願望實現之戰爭耳。余準備以政府名義，作最莊嚴之保證，英國政策從未有此種意思。蓋此種意思，不獨愚甚，且

亦與英國思想之整個趨向相反。英國思想實以人在世界中各得生活之志願為基礎也。苟世界果發生戰事，則就英國人民所及者而言，戰事之興，僅因舍此而外，別無他法，以保衛其所認為較諸生命尤為重要之事物而已。不滿意國家反對皆在保障國際安全之原則，國家利害既時常衝突，而思想上又發生抵觸，其危險為更甚，吾人用同樣名詞，不盡作同樣之解，公道之觀念，條約之尊重，與諾言之價值，各就國家願望之關係，解釋不同，而遂以其要求不背權利。」

關於西班牙問題，英外相說：「西班牙陸軍刻在復員中，故若干軍隊之移動，乃當然必有之事。大批義軍於四月初開抵西班牙加第斯（Cadix）義軍分赴比利尼斯山（Pyrenees）與葡國邊界，義軍威脅直布羅陀及德國沿比利尼斯山邊界建築砲壘等語，余已作慎重之調查，政府無時不注視時局，就目前所得情報言之，外間種種傳說不宜輕信。」

最後又論及在莫斯科舉行的英蘇談判，「以為此時所可言者，厥為兩國刻正積極進行談判，渠有種種希望雙方對於不同的觀念點之承認，當可使談判進行各如其願。至於羅斯福總統呼籲和平之電文，美總統以極明白之詞句，與其所有之偉大權威，表示其對於國際關係之展望，英政府於此已明白表示其同情，渠確信各國億兆黎民皆期望美總統之發動，獲有成功效果。美總統所建議關於時局中經濟方面之考慮一層，英政府準備在此事中有貢獻。」

七 英國積極備戰

已添設供應部

英國政府對於實施強迫軍役制及添設供應部的問題，研究了許多時候，迄至德國吞併捷克歐洲局勢日益嚴重，不但戰爭的危機深化，而且英國的安全也受到軸心國的威脅，於是不得不積極備戰，在陸軍方面，採取必要的措施。內閣於十九日開會，決定先行添設供應部（Ministry of Supply）而由首相張伯倫向下院宣佈，二十日首相乃在下院宣佈，任命一九三七年起任運輸部部長柏爾經（E. Leslie-Burgin）為供應部長，以集中處理軍火供給問題，及對購備國防程序所需的必要金屬與其他原料。

供應部的設立，顯係英政府準備於國際時局惡化時實施徵兵制之初步辦法。緣政府認為當務之急，乃在製造充分之軍械，以備他日實施徵兵制時，人人皆能獲有必要的武裝，以軍備工業目下生產情形而論，雖足以

地中海的和平，老在風雨飄搖之中



應付志願入伍者之需要，但若一旦實施義務兵役，即有不敷分配之虞。因此供應部大臣柏爾經當立即督促各軍火廠，趕造步槍輕砲平射砲與重砲。

至於供應部的職權，張伯倫首相在下院所作的報告，計有三點：（一）政府自決定加強陸軍實力後，陸軍方面之需要激增，該部當有以供應之；（二）關於某種一般用途之物品，各機關供空防機關在內，前此均由陸軍部供給，今後亦應劃歸軍需部負責掌管；（三）軍備擴充計劃所需要之各種主要的金屬品與其原料品應由軍需部負責國積之；（四）軍需部得通令各工廠先儘製造國防有關各項物品。

此外強迫軍役制雖未實行，但是英國陸軍已採用了兩種改善辦法：（一）將國外服役時期由六年改為四年；（二）予後備兵以重入隊伍之機會。凡在其現役期中，最後一年之兵士，現可繼續服役二十一年，期滿後得領養老金。同時英國各工業刻與政府合作，積極進行應付事變之籌備，英帝國化學工業用人最多，僅次於鐵路公司，現已決定其六萬三千工人戰時從軍者各予以津貼。本週已開始收募緊急時在醫院輔助隊服務的青年看護員十萬人之運動，政府並通飭各地方當局，在今後三個月內以民事國防為第一工作，每星期各處分發抵制爆炸之鋼製防空架共六萬具，計屋主由政府免費供給此項防空架者，將達二百萬人。

軍事第一！

勝利第一！

論精神的國防

沈遵晦

飛機、重砲、坦克、摩托化部隊、馬其諾式防線是機械力的國防；兵工廠、煤礦、農村電氣化、物資總動員是經濟力的國防；政黨組織、中央政權、保甲制度、民衆團體、友邦與國是政治力的國防；這些都是可見的、可衡量的、能夠用數字來計算的國防力量。但表示這些力量的數字

是可變的、能動的、相互間沒有確定的比例和永久的均衡的。在歷史的車輪下面，過去擁有強大國防力的國家，轉瞬間可以瓦解爲無抵抗的殖民地，過去被宰割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也可以一躍而爲世界的強國；這些歷史發展的動因，決非機械的數字本身所能說明；却是因爲在這些數字的後面，潛伏着某種內在的力量，由於這種潛力的推動，人類才不斷地創造高度的文化，同時又不斷地創造毀滅這文化的利器；也由個這種潛力的展開，一切機械力才能運轉，一切經濟力才能發達，一切政治力才能生長，如果這潛力一旦空滅，一旦消沉，那麼一切機械經濟政治的力量就要停滯退縮，社會國家將陷於分崩離析，甚至被外來的力量所征服毀滅，萬劫不復！像這樣消滅了的國家，淘汰了的民族，在人類黎明期也會創造過一度爛燦的文明而現在祇成了考古學上的名詞的，在人類史上大概是不乏例證吧。這種推動一切主宰一切的潛力，就是和「物理力」相區別的「心理力」，也就是人類偉大的特質，最寶貴的財產。牠的分散，就

西晉覆滅，五胡亂華，變亂禍患五百有三十六年，中華民族蒙受了莫大的災害和恥辱，推求厥因，完全是因爲民氣消沉，士大夫習於清談，耽於逸樂，雖有少數頭腦清楚的人目擊危機，憂心國事，如江統作「徙戎論」，主張把兵力徙異族於邊塞，以杜亂源，未嘗不是針砭時弊好的方法。當時晉朝，兵力尙盛，各方懾服，若能彈患未然，決可免於浩劫，奈當時士大夫見不及此，這不是物力不充實，而是人心不健全所致。唐代滅亡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黃巢藩鎮之亂，羣雄割據，以至朱溫篡位，但實際上祇就肅宗之用李輔國，德宗之用王承宗，憲宗時的宦官用事，文宗時的朋黨之禍，士大夫結黨營私，爭權奪利，胥吏勒索，貪污橫行，民心已背，暴動時起，早已具備了淪落的因素。宋代的滅亡，也不必待韓侂胄專政，史彌遠廢立，蒙古軍的南侵來決定，祇看哲宗時的維蜀黨議紹述之論，徽宗之用蔡京，使童貫與花石綱之役，高宗在最危急的時機，仍不用李綱遷都關中之計，乃苟安江南一隅，畏外媚外，甚至賂寇自虧，認寇作父，不早就註定了覆滅的命運嗎？但經岳飛宗澤輩振臂一呼，人心又一度振奮，居然擊敗金人，安定殘局，這時民衆運動非常高潮，各地義軍奮起動王，太行山義軍起來響應岳飛，山東數十萬綠林豪傑，「歛兵固保，以待王師」，誠能在此時舉兵北伐，未嘗不可以直搗幽燕，痛飲黃龍，但當時士大夫的代

表秦檜等力主和議，把主戰的岳飛做了犧牲，這不是苟安的心理斷送了宋朝嗎？明末魏忠賢亂政，中原羣盜並起，李自成等利用農民暴動，吳三桂等將領背叛國家，都是亡明的直接原因，但神宗時的礦稅之弊，早已表示出吏治腐敗，民族道德的墮落，東林黨議，更促成了民心的離散，亡國之因，已種於此！

這決不是玄學的唯心論，神秘的不可知論，祇是和機械唯物論相區分的，除確認「物理力」的存在和獨立性之外，進一步承認並強調「心理力」的存在和主動性而已。心理是物理的反應，但並非和鏡子一樣的單純的反射，却是要經過一番組織、規範、揚棄等複雜的微妙的過程，而造成一個新型的概念，這些概念的積疊和錯綜又循獨特的法則，逐漸充實於一個精微廣博的心理體系之中，這個心理體系能夠發揮充分的主動性和巨大的實踐力，能夠創造歷史，決定歷史。

心理力的左右歷史，鐵一般的史實可以作證明，古今天下的興亡，國家的治亂，都可以從國民的心理中找

到根據，祇要細心體察一時代國民的心理狀態，就能預知治亂興亡的朕兆。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不是一種神秘的占卜，而是合理的因果的推演，所謂「祲祥」和「妖孽」，不是興亡的抽象的徵象，而是治亂的具體的原因。我們試追溯晉隋唐宋以至明清各朝的歷史，探求其存亡絕續的根源，就能得到充分的證據。

絕續的根源，就能得到充分的證據。

馬基頓政權建立得起來嗎？

汪馥炎

前幾天倫敦每日郵電報蘇菲亞訪員供給一個消息說意大利正企圖建立馬基頓政權將包括在南斯拉夫希臘及保加利亞方面之馬基頓區域首都暫設阿爾巴尼亞這次意大利兼併阿國之目的據一般推測不外是威脅英法及德俄兩國誠然這兩種用心自不失為併阿的原因但阿國久在意大利保護之下縱名義上不消滅這一國名也未嘗達不到這個目的我當時疑感意大利之居心恐怕另有所在惟究在何處一時確想不出來現在看見這一記載乃恍然大悟可說併阿之意在於此也爲什麼我斷定意之併阿用在此呢這不妨把馬基頓歷史的糾紛迴顧一下原來馬基頓是土耳其帝國統治的一個地方一九一三年被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希臘共同瓜分三國之中以保國所得的區域最小却又以保國對馬基頓之關係最密因馬基頓有不少的民衆團體痛心於自身之分裂常想運用革命手段獨立建國保加利亞在中古時代本是馬基頓的宗主國對於此輩之謀土地完整建立現代國家的願望不僅表示同情且予以有力的支持這輩革命黨人持有保國爲奧援往往在希臘或南國暴動失敗就逃亡在保國境內藏身保國於風聲緊張時收容他們進來一到局勢和緩又放縱他們出去凡屬有馬基頓人的國家都弄得滋擾不寧鎮壓無法一九二二年南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曾聯合致一通牒於保國要求取締亂黨可是保國回答說依照納伊里

條約規定保國軍隊被減至三萬三千人那有力量肅清邊界的盜匪當時申訴到國際聯盟亦莫可如何含糊了事後來南國和希臘境內的馬基頓人作亂當冒充爲保加利亞人保國明知其情却故意宣傳他們的政府虐待保僑甚而說不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諸如此類的紛爭到一九二五年希保兩國在邊界調動軍隊幾乎釀成戰爭經國聯出來干涉將軍簽調回原防並命希臘賠償保國十二萬五千元的損失費用一九二六年南斯拉夫有許多村落被馬基頓的革命隊伍襲擊據說這些隊伍都是從保加利亞方面來的於是南羅希三國再度聯合向保國抗議請速制止這些暴徒的活動保國依然根據納伊里條約來答復說「無力制止暴行」且是年羅馬尼亞的杜勃魯加地方殺死了四十五個保加利亞人此次兇殺案件保國指稱羅馬尼亞之措置不公並懷疑希臘南三國假借扶持正誼爲名實想干涉保國之內政他所謂「干涉」是指國際聯盟借款委員會說的因委員會的管裡支配權都操在前三國代表之手保國根本受其束縛一九二七年南國境內又有一暴動事件發生並暗殺一著名的塞爾維亞將軍南國氣極了就把國界封閉禁止保加利亞人入境像這類嚴重糾紛繼續不斷地直到如今從沒有妥善的解決辦法慕沙尼里得知馬基頓的歷史過程現乘征服阿爾巴尼亞之後便聯想到這些好題材大可再編一個政治劇本預備隨時演奏怎樣演法

人心振奮和國家盛衰的關係在歐洲歷史上也不乏例證古希臘在荷馬史詩的時代民族性是充滿着朝氣每個希臘人的心理都被遠征的榮譽所憧憬希望做成一個英雄希臘文明和海上霸權因之確立但後來奴隸制濫觴市民崇尚空談賤視勞動伊壁鳩魯的學說反映了當時市民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抬頭同時也就是民族性衰敗頹廢的開始以後即使沒有羅馬的侵入希臘也已註定了沒落的命運了民主國時代的羅馬是在民族意識的上升期帝制時代的羅馬因奴隸經濟繁榮市民窮侈極奢不事生產疏於武備連邊防的重任都旁落在蠻族的手裏民族精神的頹廢不堪造成了日耳曼人侵入的結果這和五胡亂華的情形如出一軌人民迭經變亂飽受創痛相信祇有真神力量來挽救於是宗教勢力主宰一切保守觀念阻礙了生產力的進步造成世紀數百年的黑暗時代現代文明的曙光開始發射於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之後而完成於法國民主革命資本主義時代是「物質力」飛躍的時代但決不能忽視「心理力」的作用遠諸如法國革命的成功巴黎徒手市民擊破強大優越的聯軍都是精神戰勝物質

歷史是不會欺騙我們的當我們臨到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惟有格外凜然於歷史的教訓強化我們的精神國防我們要具體認下列四點：

第一要明瞭歷史是人造的，一切治亂興亡的關鍵都離不開人的因素；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性的集團，集團之能否發揮力量繫於領導者之能力與人格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人心動員的第一個要件就是必須做到「人能盡其材」。

第二所謂人能盡其材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

呢？現在雖沒有正式揭幕，不過這劇情的構思，料必毒辣萬分。我們試展開地圖一看，此馬基頓區域在阿爾巴尼亞之東，保加利亞之西，南斯拉夫之南。希臘之北，果能在這四圍毗連的地方，建立一新政權起來，就小一點的效，果講，足以陷希臘於孤立，希臘如失去此地，保南兩國與希臘之聯絡交通完全隔斷，再利利用愛琴海中的幾個意屬島嶼，配合地中海的艦隊，可以制伏希臘之囊中，就大一點的效果講，從這一區域直向北望，保加利亞素來仰他的鼻息，南斯拉夫正將攪入懷抱，匈牙利也依他為靠山，再由匈通過捷克境界，即入波蘭，匈牙利又是極好的朋友，那末祇要這一區域打通，北起波羅的海，南達地中海，如此蘇長廣大的莽莽河山，漠漠大陸，都在他勢力的控制之下，左可以傲視德國，右可以睥睨蘇聯，古代羅馬帝國的光榮，不難再見於今日。天下英雄，舍我其誰？沙尼里其誰哉？慢來，慢來，這一美滿的夢，到底是真景還是幻想？第一，先要看看希臘。馬基頓雖位於四國的交界，究竟坐落在希臘的境內，那裏會坐視其被人宰割？第二，再要看看南斯拉夫自從阿國淪亡，南國政府雖好像掙扎無力，南國人民，却着實狂吼了一陣。現在意大利用盡千方百計，想把南國牽入於羅馬柏林軸心，南國究是一隻羔羊，或是一隻臥虎，尚不易輕斷定。況南國與希臘本有巴爾幹公約集團的盟約存在，阿國事變，已令其觸目驚心，若再經第二個刺激，無論就公誼私利設想，皆不能不起來抵抗。第三，還要看看保加利亞，馬基頓人的建國運動，依照過去所述的歷史，既是保國從中主持，似覺意大利這次的計劃，正符合保國志願，保國不致於反對罷。其實保國從前之策動馬基頓人建國，為的是想恢復中古時代之馬基頓的宗主資格，如這一資格被意大利奪去，保國心中之快快可知，不過保國與意大利的親密關係，非尋常，似乎不致憑感情作用，就出來阻撓意大利的這一企圖。前日報載「保國願意加入巴爾幹公約」，俟羅馬尼亞遭受攻擊，保國即當擔任土耳其軍隊，假道赴援，保國正與希臘進行談判，欲在愛琴海獲一港口，以為交換

條件，倫敦外交界聞悉之餘，極感興趣。昨日蘇菲亞訪員又有一報告說：「保加利亞欲恢復一九一三年以前保國之疆界，該項領土要求包括：（一）羅馬尼亞之朱勃魯加南部，面積共三千方里。（二）希臘東部，面積共三千二百五十方里，可得一通至愛琴海之口岸。（三）南斯拉夫西部，與史都美查區面積共一千方里。」這兩條消息合起來看，我以為並不盡屬於虛，保國之不滿意納伊里和約，屬於打破現狀派者，就因和約規定這些領土之割讓，極有損於保國之國權。保國簽訂和約後，向希臘南三國交涉，返還這些領土不止一次，從未達到目的。現忽在歐局緊張之際，舊事重提，一定是有些國家暗中允許保國滿足這些慾望，却要保國另外履行其他義務為交換條件。至於要保國履行什麼義務，前幾天報載「英法保障羅馬尼亞與希臘後，還想把保國也牽入保障之列」，因保國介於希臘二國之間，一旦軍事動作，希臘間有一保國從中作梗，勢必呼應不能靈通，如保國加入安全組織，反可予意大利以重大之打擊。把這幾項消息互相印證，保國很有反意的可能性。國與國之間本是隨利害為轉移，歐戰時，意大利既可離同盟而就協商，保國又何不可反意意大利而向英法呢？況保國在一九三八年與巴爾幹公約各國簽訂沙洛尼加公約，彼此不許諸戰爭，以解決爭端，足見保國與巴爾幹集團作一進步的聯繫，尤有成功之希望。第四，更要看看土耳其。巴爾幹的四國，以土耳其為最強，土在德意與英法兩大國間，雖無甚偏好，然巴爾幹各國之地理相近，關係素密，且馬基頓原屬土耳其之一部份，為土之利害打算，與其親意不如親英。這時土國果能為軍事上之聲援，不但可振起同系各國的頹風，亦可以減輕英法兵力的負擔。

這裏已把上述四國的態度略加分析，由此可知意大利併吞阿國的結果，恐怕還要增強國際間反感的勢力。如果再進行馬基頓政權，勢必引起重大的糾紛。「馬基頓政權」恐怕只是一個美滿的好夢吧。

也。……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材，鼓勵有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佞進之徒。」在位的人都有能力，自然弊政不致發生，人心不致浮動了。

第二、要培樹敵愾心。商湯以七十里之地發動革命，以弱敵強，就是靠「如日昃喪，予及汝偕亡」的誓言來鼓勵民族的敵愾，終究得到成功。明朝的光復，完全是藉著於漢族對蒙古人的敵愾，元朝開國數十年中發生了二百餘次的反抗暴動，民衆把敵愾情緒寄託在宗教性的秘密團體中，終於爆發了十四世紀的空前的大暴動，顛覆了異族的統治，我們的祖先光復祖國的寶貴的經驗，在此危急存亡的關頭，是值得我們子孫來學習的。

第三、每個人要真誠坦白，肯說老實話，承認錯誤，面對實際，要知道戰爭是最嚴格的試鍊，一切虛偽粉飾，遲早必被戰爭的烈火所蕩滌，不能存在真面目遲早終要暴露，要喚起民衆，致力於人心的動員，格外應該真誠懇切，用至誠來喚起同情，激發人心，才有效果。

第四、每個人做事須要腳踏實地，不要好高騖遠，崇尚空談，中國歷史上士大夫的清談誤國，已數見不鮮，玄妙的理論，不但對事實無補，而且會養成風氣，危害民族國家，不可不澈底糾正。領袖說：「人類一切真實的成就，都是由人們真實的努力，一點一滴做出來的；如果不去實行，無論你懂得怎樣精微奧妙的理論，說得怎樣天花亂墜，還是沒有用處。」國家危急到如此地步，每個國民必須養成埋頭苦幹身體力行的心理，才能完成戰勝強寇復興民族的大業，希望大家切實注意！

義大利之面面觀

梅其森

羅馬通訊

「義大利現在無所謂社會的輿論了。」一貌堂堂，精力瀟灑的法西斯大衆文化部長迭諾·亞爾斐利用一種斷續不接的語氣告訴我。「您瞧，他又說：『每一個人都一心一意信仰着墨索里尼呢。』」話雖如此，我那明察秋毫而又辦事機敏的來自伏隆拿的小女傭人，却獨獨表示疑惑。那天早上，她跑了兩家店舖，却沒有買到咖啡，那種義大利出產的 *Apertiti*。「現有一片店裏，」她發着議論，「他們對我說，義大利人不再喝咖啡了。做人不要顧全自己，而要顧全義大利同胞。」她接着不厭煩地訴說着高漲的價格，負擔不起的租稅，以及消費在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的許多生命。「墨索里尼是一個偉人呀，」我以外交家風度道樣加以按語。「偉人還是少一點的好，」她喃喃着，無可奈何地走回到廚房裏去。

我的女傭人平時雖然很小心謹慎，但間或也要發點牢騷，聊抒胸間的憤懣。還有人比她更不謹慎呢，但在實際的意義上說來，部長的話的確不錯。義大利的社會輿論的確不能叫鎗尖不輝耀，猶太人不受加害，法西斯黨不致生殺予奪之大權。儘管有人看他不入眼，墨索里尼在一般義大利人的心目中，却是值得誇耀的一個大人物。他訓練了國家，給予牠以秩序和紀律，把牠列在地圖上，使併於世界強國之林；他把敵人的勢力估計得如

此清晰，他差不多能够遂行一切他所着手的事業。破約的不道德行爲，在義大利人的眼中看來，已是孰視無睹，不足爲奇的常事了。外交須要迅速的基礎工作，決不能猶豫躊躇。好管閑事的公證人艾登是一個礙手礙腳的東西——除非壓根兒別現這一套把戲。

可是現在，談話之間附加着一個戰爭的疑問號。並不是說，情勢已經嚴重得很了。問題仍舊得以被輕鬆地討論着，在一字藍天之下，桌上放着一瓶佛拉司卡梯酒。可是每個人都明白，順手而得的賭博是不會有的。墨索里尼會再去賭博嗎？或者吞食火把的演技者會惹起他孤注一擲，去進攻法國嗎？再或他會適可而止，暫時滿意了嗎？我們寧可說是喘息不定着呢。「一個義大利人對我說：『我們好比賽跑的人，本來以爲我們賽跑賽贏了，現在却又有人叫我們繼續往前跑，因爲這據說是對於我們有益的。』」於是他搖一搖頭。「我想洗一個不換一下空氣。」接着，話題便移轉到外界的事情上面，胡扯去了。大家不知道外界的情形怎樣，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够對大局起作用，即使能够，偏於實際打算的拉丁族心靈也很容易疲於猜測。

然而，有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却逼得人家去用一下腦筋。最重要的一件是軸心之成立，這不體面的聯盟完全是爲了武力掠取而結合起來的。在 *Anschluss*

（吞併——指吞併捷克而言）尚未發動之前，只要承認阿比西尼亞就好了啊，」義大利人會這樣說，他們以爲只要早一點慰撫了法西斯蒂的虛榮心，便茲會被希特勒糟塌了。流氓壞蛋就是艾登，他爲了一己的偏見，毀壞了整個歐洲的局面。現在，德國的陰影籠罩了整個馬蹄形的半島。到要聽見渴望「回復被墨索里尼統治着的日子」的呼聲。德國的代表們在羅馬的大旅館中昂頭闊步着，條頓族的肥胖的軀體騎臥在卡普利的海濱；到處，義大利人看見他們的賓客一臉不高興，兩袖清風。

在義大利差不多住了一生的的一個老年英國人告訴我，歡迎張伯倫是他見到的羅馬人給予外國政治家的一次最熱烈的歡迎，而且和去年春天的歡迎希特勒完全異趣。差不多沒有一個義大利人不願意和英國正式宣佈睦鄰的。另一方面，法國却是一個歷史淵遠的世仇。

關於法國人墮落說的宣傳是頗爲成功的；報紙的論文都自誇是得天獨厚的優秀民族，義大利人也居然會信以爲真。甚至，有人相信只要墨索里尼擊鼓聲動，突尼斯的城池就會隨之陷落的，這實在是無稽而又危險的思想；謂如危險者，因爲青年和中年的人很容易被誘發去和法國打仗的緣故。幸而這種見解連墨索里尼本人也並不相信；突尼斯的示威游行只能被視作學生的嬉戲，在遠見的人看來，便像一件無法抵賴的拙劣的工作。一般而論，法國人仍舊可以若無其事地住在羅馬，受到平等的待遇。雙方都知道，普通的示威地點離開法國領事館非常之遠，而示威之帶有敵視性或友愛性則全以當時的政治局面爲轉移。新任法國領事，法郎索華、彭賽的嚴峻的抗議，在法國雖然有用，在這裏却差不多

世界大戰

何時爆發？

儲五坤 著

三 侵略戰爭的演進

凡爾賽和約種下的禍根，把歐洲的國家分爲兩個集團，一是維持和約派（Anti-Revisionists）滿意現狀（Status Quo）極力設法維護歐洲和平；另是修改和約派（Revisionists）希往不欲打破現狀。前者可以英法爲代表，後者可以德義爲代表。這兩種勢力的矛盾，早已很露骨，誠如政論家拉狄克（M. Radek）所說：『修改和約必引起新的世界大戰，在討論修改和約的烟幕的背後，帝國主義者正在準備着人類腦精所能想像的最殘酷最可怖的戰爭。』但是德義受了上次大戰的破境，國內百業蕭條，尤其是德國，被壓迫在和約的束縛裏，及賠款的重担下，連氣也喘不轉來，何況在德意之間，因爲利害關係，也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歐洲還得以相安無事於一時。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Adolf Hitler）以國社黨（Nazi）的領袖在德國秉政後，歐洲從此就多事了。

（一）德國的復興（The Resurgency of Ger

many）——原來希特勒在未上台執政之前，就寫了一本『我的奮鬥』（Mein Kampf, My Battle）完全暴露出他的對外的野心，他要南下實現『德奧合併』（Anschluss）的計劃，並要東進恢復失地，收回但澤（Danzig）米美爾（Memel）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圖吞烏克蘭（Ukraine）以建立一個龐大的日耳曼民族的「第三帝國」（Third Reich）所以在希特勒一上台後，即一變過去史得萊斯曼（Stresemann）外長時代的妥協政策，而改採強硬的外交政策，首先發出要求軍備平等（Parity）企圖擺脫了和約的束縛，而打破歐洲的現狀。因未得列強的同意，乃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退出軍縮會議」（Disarmament Conference）與國際聯盟，引起全世界的震動。同時德國國社黨的勢力已侵入奧地利，大事宣傳大日耳曼主義，奧地利的獨主如在風雨飄搖之中，乃引起列強的不安，於是英義發起，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由英法義德簽訂四強公約（The Four-Power Pact of Feb. 17, 1934）尊重奧地利的獨立與完整。可是國際的保證

弄得割席絕交，打破了先例。

西班牙問題也叫義大利人頭痛。「墨索里尼化了那麼多錢在戰爭上面，總不能一無所得呀。」他們會這樣向你訴苦。然而義大利人在西班牙之走投無路却是顯而易見的，因之利益也便危險得很了。佛朗哥肯答應把西班牙拿來做反法戰爭的根據地嗎？他會不肯嗎？他怎麼能作抵償因收買軍火而欠下義大利的債呢？德國難道沒有付較少的代價而得到更多的實利嗎？這些是普通人迴旋腦際，無法解答的問題。他們的惶惑不知所措，使他們不得不完全信賴墨索里尼以及其他一些法西斯蒂領袖。

德國的影響。在猶太人問題上表現得格外露骨。最普通的意見，是把一切罪孽推諉在軸心上面，絕對表示緘顏。教會用一個教皇的名義說話，義大利人總是五體投地，絕對信服的。根據加特力教的教義，人種是四海爲一家，應該互相溝通，互相敬愛的，現在不得不改信異端之說；一種異國的教義蠶食了最可珍貴的原則，羅馬帝國的一份瑰麗的遺產。私人之間，他們依舊盡可能地幫助他們的猶太朋友，公開地，他們却抱着麻木無情的順天由命思想，執行他以為的授意。行動的自由，早對十七年前喪失殆盡了。

義大利希望自已變得富強而受人尊重；只有犧牲了「財閥民主主義」的國家，她才能够得到這些東西，因之，她對於英法二國的嫉妬，是無疑地存在着的。但這些只有經過人工的煽動，才会有實際的意義。普通的義大利人最急迫地要求着穩定；但在墨索里尼的給治下，他決不會如願而償。（流火譯自 World Review）

並未能稍戢德國對奧的野心，國社黨竟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維也納「小暴動」(The Putsch in Vienna)奧國總理陶爾斐斯(Dr. Dollfus)即死於國社黨之手，奧國運命幾乎危在旦夕，中歐局勢緊張到極點，意大利也陣兵白倫山隘(Brenner Pass)等待柏林維也納的動靜。後因德國看到國際形勢的惡劣，也不敢冒昧從事，同時奧總理由舒斯尼格(Dr. Schuschnigg)繼任，始克保全了奧國的獨立，中歐局勢也得暫時緩和。

希特勒的硬強政策，在國際上立即引起嚴重的反響，尤其是使法國深感不安，不得不加緊外交活動，以鞏固法國的「安全」(Security)在巴黎都(M. Barthon)為外長的時代，他擬定了一個偉大的計劃，組織衛星軍，企圖包圍德國，巴黎都曾在一九三四年的夏季，分別訪問華沙(Warsaw) 布拉格(Prague)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柏爾格萊得(Belgrade) 同時並向歐洲各國建議簽訂東歐互保公約(Eastern Pact of Mutual Guarantee) 其實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由希臘 南斯拉夫 羅馬尼亞 土耳其所成立的巴爾幹公約(Balkan Pact) 也是在法國領導下成立的，可是巴黎都在其計劃尚在未實現前，却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在馬賽(Marseilles) 與南國國王亞歷山大(King Alexander) 同遭暗殺了。這不僅是法國的一大損失，而且也是歐洲和平的一大打擊。法外長一席乃由拉伐爾(M. Laval) 繼任，廣續巴黎都的政策，乃於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前往羅馬訪問義國當局，即在三天內成立法義協定(The Franco-Italian Agreement of Jan 7, 1935) 該協定的內容要點：一是關於

非洲殖民地問題，二是關於歐洲政治問題，簡言之，法在非洲殖民地問題上對義讓步，予義以種種權利；而義在歐洲政治問題上，則允與法國合作，共同維持歐洲的現狀，及尊重凡爾賽和約，我們知道義大利在戰後，因為法未履行一九一五年的倫敦密約，一直表示憤懣不平，而主張修改和約。法義在歐洲問題上合作，從表面上看過去，似乎在歐洲政治上添一安定的因素，殊不知法國在東非殖民地問題上對義讓步的結果，徒增長了義國對東非的慾望，而埋下了義阿問題的禍根。

法國既獲得義國在歐洲問題上的合作，她的「安全」固已增加了一重保障，但是如果沒有英國參加在內，這種保障，決不足恃。法總理佛蘭亭(M. Flandin) 借外長拉伐爾，乃於二月初赴倫敦，舉行英法談話，討論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結果在二月三日發表倫敦宣言(Declaration of London of Feb. 3, 1935) 贊成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P disarmament Clauses of Versailles) 除萊茵河(Rhine R.) 沿岸禁止設防的規定而外，一律取消，但以德國重返國聯為條件。此項宣言的能否生效，尚待德國的接受。可是德國片面廢棄和約，實行重整軍備，已具決心，不僅對英法的倫敦宣言，拒不接受，並於三月九日通知各國，從四月一日起，不顧和約的規定，正式設立空軍，把民用飛機的一部份改成為軍用飛機，並正式任命一大批空軍軍官。至三月十六日又頒布一道法律，恢復過去的「強迫徵兵制」(conscription) 增加平時軍力至十二萬三千六百師，共有員兵五十五萬人，竟超過了法國承平時代的實力，乃引起各國的震駭，英法三國除立即向德國抗議外，法國以並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罪行，訴諸國聯。在艾登往

訪莫斯科、華沙、布拉格之後，接着四月十一日英法三國會談也就在斯特萊薩(Strasbourg) 開幕了。斯特萊薩會議最大的任務，就是在組織反德陣線，但是此項會議並未獲得具體結果，僅發表一種宣言，重申維持奧地利的獨立而已。而且這個斯特萊薩的反德陣線，不久也就破裂了。這是由於各國的不能互相信任，尤其是英法的步調異處。原來法國深感到德國的威脅，除了與英義進行談話外，並與蘇聯作恢復「法俄同盟」的談判，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法蘇互助公約(Franco Russian mutual Assistance Pact) 也就簽字成立。此事在英國人的眼中看來，當然不能「欣然同意」，而且英國對於歐陸所採取的政策，依舊是「維持均勢」，深恐法國太強大了，成為歐陸的盟主，故一直抱着「扶德抑法」的態度，一般人都說德國的重整軍備，是在英國的偏護之下完成的，實有相當的理由。就是在德國片面撕毀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西門往訪柏林，看到德國的空軍實力之後，英國對德仍抱着一種妥協的態度，在七月四日與德國開始談判海軍問題，至七月十八日英德海軍協定(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of June 18, 1935) 便正式成立了，規定英德的海軍實力為一百對三十五之比。自此英法外，背道而馳，益見疏遠了。不但反德陣線完全破裂，而且又為侵略者所乘，發生義阿戰爭。於是德義狼狽為奸，歐洲國際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了。

二、義阿戰爭(The Italo-Abyssinian War) 義大利自墨索利尼執政以來，國勢日見強盛，而法西斯主義對外的特色，就是侵略弱小民族，不惜以武力爭取殖民地，在歐戰後的義大利，因為英法未能徹底實行倫敦

密約 (The Secret Treaty of London of April 26, 1902) 義大利一直懷恨在心，而對於爭取殖民地地慾望，日益強烈，至一九三五年初，法國因德國的復興，危及法國的安全，乃不惜犧牲東非的利益，換取義大利對於歐洲問題的合作。義大利受此鼓勵，乃毅然決然，揭開侵略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的血戰。先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義阿在華爾華爾 (Wapral) 發生邊境糾紛，顯然是義大利故意造成的事端，以為將來出兵侵略的藉口，事後阿政府依據一九二八年的條約提交國聯仲裁，而義大利則加以拒絕，所以日內瓦的一切和平解決的企圖，均為義相的侵略野心所打破，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義阿戰爭終於爆發了。這是國際上第二次發生公然破壞非戰公約違背國聯盟約，而揭開了侵略戰爭的血幕。

但是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最嚴重的意義，還是在形成英義在地中海的對立，使大英帝國的生命綫 (Life Line) 將受到義大利的威脅。所以在義阿戰爭爆發前，英外相霍爾 (Sir Samuel Hoare) 就宣佈英國履行國聯盟約的決心，及至義阿戰爭爆發，國聯行政院即於十月七日開會，宣佈義大利作諸戰爭，實破壞國聯盟約，接着國聯大會也開幕，除奧大利，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因與義大利有特殊關係外，一致決議援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對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實施制裁 (Sanction) 並決定實施制裁辦法三項：(一) 禁運軍火至義大利；(二) 抵制義大利輸出的貨物；(三) 拒絕貸款義大利。可是國聯對義大利實施制裁能否收效，仍有待列強尤其是英法的通力合作。而那時英法對義的態度，完全是貌合神離。在英國方面，因為義大利侵略阿比西

尼亞的結果，足以威脅到帝國的安全，地中海上多一勁敵，所以極力想法，欲藉國聯的威力，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以粉碎墨索里尼與英爭霸於地中海上的迷夢。但是如何始能使制裁生效呢？封鎖蘇夷士運河 (The Suez Canal) 也是必要之舉，可是墨索里尼以「制裁即戰爭」(Sanction Means War) 向英國相威脅，因此英國既未敢封鎖蘇夷士運河，同時也沒有澈底對義大利實施制裁。至於在法國方面，則完全抱了模稜兩可的態度，一方面不敢公然對義大利實施制裁，深恐得罪了義大利，把一九三五年的羅馬協定所獲得的利益，完全付之東流；在他方面又不敢拒絕英國的要求，不得不履行盟約，以維持國聯的尊嚴，保持英法行動一致的關係，可是其結果兩面不討好，國際對義大利實施制裁固因法國的陽奉陰違而失敗，但義大利對法國在義阿戰爭中的態度，仍表示不滿，借此以為今日義大利廢棄一九三五年羅馬協定的藉口。

國聯對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實施制裁既經失敗，而在軍事上，義軍都是現代化機械化的部隊，一切落後的阿軍，當非義軍的勁敵，阿軍雖然被迫出之以自衛戰，予義國侵略以堅決的抵抗，但是義大利處處居於優越的地位，所以從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發生戰爭之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阿國的軍力就感到不能再支持下去，阿皇乃聽了英國的勸告，倉皇出奔，至五月五日阿京即淪於義大利之手，義阿戰爭，在軍事上暫時告一段落。五月十日羅馬正式宣佈義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義大利法西斯黨大會也決議，為義王愛麥虞限三世上阿比西尼亞皇帝的尊號。

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成功，在國際上發生了許多種嚴重的後果。第一是國聯的威信掃地，使許多小國不再相信國聯能保障她們的安全。所以羅馬慶祝侵略勝利的狂熱，正是日內瓦充滿了暗淡的氛圍，上面已說過，對義大利的所以失敗，由於英法的未能通力合作，在阿皇行將出走之前，英國已看到國聯制裁的失敗，曾向法國表示過：「英國一直是擁護國聯的，但是如果國聯

盟約，不能維持安全，就是對義大利實施制裁如果失敗，英國祇有退出國聯。」這話是針對着法國而言的，顯然是「一種要挾，而希望法國改變態度。可是法國不但聲色不動，反而也向英國威脅：『如果國聯盟約不能實行，在非洲更少其意義。』甚至法總理薩勞 (Saraut) 也說：『如果集體安全失其功效，法國也勢必退出國聯。』國聯也就是在英法矛盾的夾縫中沒落了。同時修改盟約的呼聲，也響遍了全世界，所謂集體安全唯一的機構——國際聯盟也就各存實亡了。第二是義大利侵略成功，使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有增無已，他曾在義軍開入阿京後發表公開演說：『現向義大利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宣佈，義阿戰爭已經結束，和平業已恢復。自從與軍東北以來，經過七個月劇烈的血戰，現在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我們可以引為自豪的，就是戰後的和平，是義大利的和平，也就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和平。一言以蔽之，阿比西尼亞已為義大利所有了。』現在我鄭重聲明，我們既以大無畏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決心，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更應以同樣的精神和決心，保持我們的勝利品，而不為他人所掠奪。『墨索里尼躊躇滿志的神情裏，盈着溢着仍將侵略的野心。第三是英義在地中海的對立，益趨尖銳化，英國為保全在地中海的優勢，計在外交上也曾下一番工夫，在六月二十二日蒙特婁會議 (Montreux Conference) 中，英國對蘇聯讓步，允許蘇聯的海軍得自由出入他但納爾海峽，而開英蘇土合作的先聲，同時並與埃及談判，至七月二十三時即成立英埃新約，一方面藉此以緩和埃及及民衆的反英運動，另一方面又可藉此以增強英國在地中海的地位。

總之，義阿戰爭雖未演化為英義戰爭，但是義大利侵略的成功，不但足以鼓勵墨索里尼擴張侵略的野心，而且予世界一個惡劣的印象，就是集體安全制的沒落，和武力侵略的重新抬高，使世界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之下了。

(未完)

地中海的戰略

港·士蔑西報

在最現代的飛潛兩種武器，沒有產生以前，軍艦是海上的唯一女王。它可以長期保護自己的海岸線，它可以封鎖對方的海岸，並且在空軍發明以前，一個防守鞏固的軍港，備着精良的砲火，便足以做軍艦的根據。則它並沒有形勢的掩蔽。

但是到了今日，新式的軍艦是時常要入港修理和添油的，在海岸旁的港口，常易於受敵砲長距離的轟炸，而每一個海港，更有受敵機轟炸的危險。

高速度的軍艦，時常可以保護本身，不受空襲。但是倘使有飛機和潛艇同時進攻，那末軍艦在狹海當中航行，當然是一件異常危險的事。

上述的情形，在地中海方面特別可以注意；我們如果說這個海是最危險的地帶，並不能算是十分誇大。因為在那一方面，最難於防備空襲。

義大利橫亘在地中海的中部，在西地中海占着顯著的優勢，這是不容否認的。

從沙狄尼亞海岸到北非，距離只有一百英里，從突尼斯北部的海角到西錫萊島，只有七十英里，而西錫萊和馬爾泰島相距也只有七十英里，在沙狄尼亞、西錫萊和那波里所形成的一個三角形當中，它的底線，只有四

百英里。而在透亨寧海的無論那一點，距離義大利或是義屬北非的海岸，都是距離很近的。

以上所述的區域，把地中海切成了兩半，義大利陸軍飛機在這全境裏，大部分都能够和海軍合作，聯合進攻，並且能够使得敵方的尋常商航，遇到了異常的危險。馬爾泰島和它的軍港，因為面積小，現在已不足以供保護英國艦隊的用途。

在西地中海，直到直布羅陀海峽為止，因為距離沙狄尼亞愈遠，所以危險也愈見減少。但是雖則如此，從沙狄尼亞到直布羅陀，回來的路程，只有一千五百英里。曾經飛過大西洋的義國空軍，未嘗不能够飛去騷擾。

現在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這些海中的義國空軍，具有一種最便宜的優勢。就是他們的根據地在本國，凡是材料的儲積，補充以及修理和軍火的供給等，一切十分靈便，在另一方面，英國的空軍的補充，却完全要仰賴本國，並且安全的根據地很少。

英國海軍所有的戰鬥機，數目太少；對於義國的海陸軍的飛機，不足以佔居優勢，這些飛機在技術上面，很足以和英國的空軍頡頏。

因此，情形是很明瞭的，英國的水面艦，雖然處在優

勢，足以叫義國艦隊不能不隨處留意，但是義方的海軍，因為它的根據地的密邇，又有空軍和大多數潛艇有力的幫助，所以對於進攻，很為有利。

在東地中海方面，英義雙方空軍比較的形勢，不像上述的那般懸殊。那方面的英國空軍，和她的艦隊一樣，可以在錫勃勒斯島、海法港以及埃及的北岸，得到適當的根據地；並且在阿波克亦有一個組織很完備的修理工廠。

但是，甚至在這方面，義大利也有羅賓和杜第干尼斯島的根據地；離開海法只有四百五十英里，離開蘇彝士運河的入口還不到四百英里，而離開亞力山德利亞港只有三百五十英里。

義大利在里比亞也有根據地，它距離亞力山德利亞港只有三百英里，羅賓和里比亞的海岸，同時都可以用做義大利潛艇的根據地。英國的艦隊在噸位和隻數上，雖然處於優勢，但是却很難防止義國水面和水底艦的聯合進攻。

至於在紅海方面，英國艦隊無疑的是處於優勢，義大利是不會犯這錯誤，派遣重要艦隊到那樣遙遠的地方去的。但是在這方面，義大利在東非可建立的強大空軍，仍然可以往來偵察，對於狹海裏的商航，是極端的危險。它們也可以幫助着義大利的陸軍，向蘇丹一方面擾亂，這也將使得英方極端不快。

義屬里比亞的東南部和伊里特利亞的距離，雖然很遠，但是義國空軍侵越蘇丹的上空往來飛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總而言之，倘使英義在地中海和紅海方面，一旦發生了衝突，空軍加入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大部分的商航，不得不避開地中海，在經濟方面，也將掀起重大的波動。（沙非）

蕭伯納的新評價

墨渣

蕭伯納年紀活到了八十二歲，還是被人家當作新聞傳說着。他在戰前已經出名，而其影響和威望，則至今還閃閃有光。他還沒有停止寫作，雖然他早在十年前，便警告過全世界，說他已經垂垂老矣，即使人性上有什麼顯著的踰越常軌之處，也不值得認真計較的。蕭伯納一向是一隻老狐狸，他的辯白搭救了他，不至於成爲吹毛求疵豺狼騙子們的誹謗之的。其結果，不管他的劇本多麼晦澀，多麼不緊張，在他的晚年，批評家總是特別寬容，「脫掉他們緊擊的手套，」好意地笑一笑，不肯貿然加以褒貶，很明顯地，他們越少說話越妙。蕭伯納知道這一點——而他們自己也明白。

可是現在，在一個新的領域——電影的領域上，蕭又來「重振旗鼓」了。不多幾年以前，這位詭譎機智的鬼才宣言過，他永遠不讓他的作品上銀幕。他蔑視電影到了這樣一種程度，竟至把人家提議攝製他的劇本的勸告，認做莫大的侮辱。而現在，「賣花女」(Pygmalion)由蕭自己攝成了電影。但攝成電影後的格局，雖然也還有可觀，但究竟是和原作大相逕庭的。

和厭惡把他的許多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魯易士恰巧相反，蕭非常滿意攝製電影時對於他的劇本所加的刪正。無疑地推源其故，還是由於他自己也更易了許多不妥當的地方，監督着把訂正的諸點介紹到電影版裏去的緣故。不特此也，他現在還宣告說，只要觀衆感覺有

這種需要，他願意把他所有的劇本一概攝成電影。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劇本比以軍火事業爲中心內容的「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更適合時宜，也沒有一個人能够比著者自己把牠改編得更精彩的了。他所寫的劇本，至少有一半，尤其是「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可以美滿地搬上銀幕，所以我們誠懇地希望，這位寫劇本的老手，能够用他未來的幾年，致力於沒有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的這種事業。

和蕭的「披格馬里翁」的優美的電影版正在公開展覽同時，他的別的兩個劇本，在紐約兩家國立劇場，也天天賣着滿座。其一，「在岩石上」(On the Rocks)已經連續公演了好幾個月，在夏天也吸引了許多觀衆；其二，「安特羅葛爾斯及獅子」(Androcles and the Lion)在哈蘭姆(Harlem, 尼格羅住民區)的拉斐戲院，全班由尼格羅人扮演，博得極大的成功，公認爲該劇寫作以來最滿意的演出之一。

「在岩石上」是一篇驚人的劇本。作爲一個年屆期頹的老人的作品，這差不多是難於想像的。在整部文學史中，從來沒有垂暮的老人能够創作近乎這樣精美，這樣有意義的作品。這並不是一部大戲，然而，牠裏面包藏有比青年劇作家在紐約舞台上演出的許多作品更多的「糧食」，更多的要素，更多的挑戰。如果劇本本身並不是戲劇性的，牠在許多地方時進時止，猶預不前，踟

編輯室

- 一、最近國內外局勢的開展，處處顯示出我們抗戰的光明前途。本期荆紫先生的「勝利的第一曙光」把最近國際的局勢的推移與國內軍事情況的發展，作了一個全面的分析，用種種證據，說明抗戰的必然勝利。荆紫先生是有名的政論家，現任某大報館總主筆，言重一時，特爲讀者介紹。
- 二、南風先生的「四月反攻的意義與效果」一文，闡明最近軍事形勢發展，在二期抗戰中的意義，是每個中國人民所應有的認識。
- 三、地中海的爭霸，是未來歐洲政治史上的主要節目，汪馥炎先生的「慕沙里尼的好夢——馬基頓政權建立得起來嗎？」把地中海局勢的發展趨向，很清晰地劃了出來。
- 四、蕭伯納在世界文壇上，幾乎成爲「唯一」的巨人了，蕭的作品，近來更進入了新的時期——許多劇本攝成了電影——最近在滬公映的「賣花女」就是其中之一。墨渣先生是文藝界的權威，對蕭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蕭伯納的新評價」一文，把蕭的作品，作了一番新的透澈的估價，想爲愛好戲劇文學的讀者所歡迎的。
- 五、本期根塞的「甘地的承繼者——尼赫魯」一文，雖是以「尼赫魯」作中心，實際上已把印度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整個面貌，描繪出來了。根塞的行文綺麗異常，而白林先生的譯文，足與原文媲美，是十分難得的。
- 六、本刊歡迎外稿，簡則請閱本刊創刊號。

顯顯頭，吶吶不吐，那麼這並不是因為著者不是一個好的戲劇家，而是因為他對於思想意識抱著比戲劇更大的興趣的緣故。大部分批評家，由於該劇本之缺乏戲劇的緊張性和連續性，而大加聲討，他們却不知道，蕭的劇本一向就有很多的幾部才脫出這種作風的。除了「聖瓊」(Saint Joan) 而外，蕭對於戲劇技巧之普通的習常的規則，絲毫不感覺興趣。

蕭在他作為戲劇家的事業的開頭第一日，便只把劇場視作灌輸思想的一種工具。正像服爾泰一樣，他把舞台當作交換智識的 agora (古希臘市內的公共場所)。當日的爭論在那裏可以得到答案，闡明和解決的一種集合場所。作為娛樂和兩性消遣的地方，牠不能夠叫他發生興趣。

蕭在戲劇史上的蓋棺定論，雖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白的。他是把筆端指向舞台，思想最清澄，最合邏輯，最透澈，最有理解的一個人。他的惟一的近代競爭者是服爾泰，但服爾泰在他的劇本裏也並未顯得特別有理解。蕭所寫的東西，却沒有一篇是沒有理解的。他常常是無精打采的，晦澀的，令人生厭的，甚而至於枯燥乏味的，却沒有一回沒有理解。他一直透視過事物的暗影和偽裝，透視到牠們的根蒂裏去，用古趣盎然的明晰性觀察一切。他缺乏易卜生和柴霍甫的組織的天才，沒有史特林堡的奧妙的心靈之視覺和敏銳性，可是他有沒有為上列諸人所無的東西——社會學的滲透性和深邃性。他在情緒的境界上捉摸不到的處所，就在大腦神經的境界上設法補償。他從來沒有把握住在愛情中找尋宇宙哲理之解決，或在宇宙哲理中找尋愛情之解決的那種難於捉摸的契機。他從來

沒有關心到給予莎士比亞的詩歌和戲劇以猝然感痛的永久的醇味的起源與歸結，誕生與死亡，犧牲與決別，心碎與復原那些問題。他也從來沒有關心到後死於帝國的情緒，以及比社會制度生存更久的野心。

蕭不是那一類型的戲劇家——在這裏，有他的弱點，也有他的優點。他不高興玩往日戲劇家所感覺興趣的那一套。他對於別的一些東西感到興趣，社會變革啦，社會行動啦，社會挑戰啦。諸如此類的範疇。他要把這個範疇戲劇化起來，用以代替個人變革，個人情緒，個人挑戰的那個範疇。而他是做到了。

蕭的劇本，都帶有新鮮味的種子。牠們論及社會問題，而撇開個人問題不談。牠們企圖指出，個人怎樣被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迫切問題弄得堅強起來或軟弱下去，神采奕奕或猥瑣窳敗。其結果，使我們可以得到我們所生存的社會的較完美的一幅圖畫，而在實際上，我們從蕭的劇本中得來的教訓，也的確比其他許多同時代的戲劇家多得多。

我們在蕭的劇本裏所得不到的，則是在我們的個人主義色彩較濃厚的戲劇家那裏看見的那種複雜的心理描寫。我們只要把三百年來在絕對大多數的劇本裏屢見不鮮的戀愛主題加以一番考察就行了。蕭不擅此道——而且，他竭力避免談到牠，把牠當作邪惡或毒性的東西來排斥。他只要一碰見戀愛的插話，他就氣餒而惶惑，馴至「彈琵琶」或者聲東擊西，王顧左右而言他，也是常事。他乾脆就不能把握戀愛的主题。這並不是說，像在別的戲劇家或小說家——譬如說 H·G·威爾士——的場合一樣，是這主题來撇開他的，相反，却是在主觀上根本沒有預備把握這種題目。

蕭在言情文字上，從來沒有發展過。他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清教徒，他的兩性知識，與其說是由經驗得來，毋寧說是推想出來的。他能够描寫人們墮入情網，但決不能傳達出真實感。這乾脆就超乎他的能力以上，拿他的「人與超人」(這技巧可以改編成一張值得欣賞的優秀的影片)來做例子吧，其不足以勝任愉快，是一見可知的。這篇劇本是圍繞着戀愛的主题的，劇情進展下去，說到一個女人追逐一個男人，而不是相反。可是在整個過分拉長了的劇本中，連一個真誠的戀愛場面也找不出，有的是哄堂大笑的噱頭，萬花筒一樣閃現不息的有趣的區笑的插曲，同着像 Punch and Judy show (一種木人戲)裏面的木頭人一樣鬧來鬧去的許多人物，可是，帶點戀愛味道的東西，却一星星也沒有。如果說，這只限於這篇劇本為然，那到還罷了。可惜事實是，蕭的劇本，沒有一篇不是這樣的。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亞 洲 的 內 幕

著 John Gunther 塞根·翰約

白 林 譯

甘地的承繼者——尼赫魯

名字叫做潘第·爪華哈拉爾·尼赫魯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的特出的人物，是印度僅次於甘地先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印度人。普通被認作民族主義運動中馬哈特馬 (譯註一) 的承繼人的，漂亮，有教養，特別難於取悅而又衝動敏感的這位卡式米里的婆羅門 (譯註二)，並不像甘地先生一樣詭譎而難於揣測，但他也複雜得够瞧的了。尼赫魯的內心鬥爭是三重性的。他由印度人轉變為西方人；由貴族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由個人主義者轉變為偉大的羣衆領袖。不特此也；他是一個抱有現代思想的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虔信教義的——假定這個形容詞應用適當的話——唯理主義者。而且這是在印度啊！——世襲階級和神聖牲口的大陸，絕對限度的宗教狂熱的大陸——外觀上雖像一個污水槽，各種敵對抗衡的信仰屬雜混揉在一處，但任何一種信仰都佔據着至高無上的位置，那撲朔迷離，古色古香的印度啊。不信上帝的尼赫魯，現代人的尼赫魯，遭逢着勢力龐大的印度的中世紀主義。他攻擊着英國人，但也攻擊着自己同胞恪守儀式主義的牢不可破的風尚。他的鬥爭，是二十世紀的心靈企圖在中世紀以前的物質基礎上造成革命的一種鬥爭。

尼赫魯以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阿拉哈

爾 (Allahabad) 是印度著名的律師和富紳莫梯拉爾·尼赫魯之子。難得聽見有人叫他「尼赫魯」，因為他在印度是以「爪華哈拉爾」著名的，有時他被喚作「潘第幾」，不過光是「爪華哈拉爾」也成了。意含「賢人」之義的「潘第」，是他從父親那裏取來的稱號。倘說爪華哈拉爾是卡式米里的婆羅門，同時又是莫梯拉爾的兒子，那就不啻說身為波士頓的卡卜特或魯威爾 (譯註三)，而有著法官霍爾摩斯 (譯註四) 那麼一個父親。他不但有著最純粹的印度血統，種族和遺產的無上的驕傲，而且出身於素以服務社會著名的——一個家庭。

年青的尼赫魯，自幼便有一個家庭教師教他英文；一九零五年，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到英國去，在哈羅大學和劍橋大學讀法科——這在耗費了多年的歲月在英國監牢裏的一個印度革命家說來，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教育背景。在這個時期中，他所受到的影響，多半偏重於文學方面。他羞怯而孤寂；他在離羣索居之中，讀了許多配德和王爾德的著書，獻身於他所謂「一種曖昧不

(譯註一) 甘地的名字。

(譯註二) 印度的祭司階級。

(譯註三) 卡卜特和魯威爾，均係波士頓的望族。

(譯註四) 霍爾摩斯是美國有名的法官。

明的享業主義 (Cynicism) 雖然他早就接觸了社會和科學的思想。

一九一二年，當他二十三歲的時候，爪哇哈拉爾到了印度。生活磨折了他，無論如何，他不得不接近政治的活動了——舉例說，印度民族大會和回教徒聯盟，在一九一六年的暫時聯合，便是在他父親的房子裏正式議定的——他不久參加了民族主義的運動，時作公開的演講。

立刻，尼赫魯生活中的轉捩時期開始了。他帶着同患重病的雙親，來到北方的莫索里，湊巧在一九一九年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後，跑來便和英國當局磋商和議的一個阿富汗代表，也住在同一個旅館中。尼赫魯從來不和任何阿富汗的全權大使談話，但一月以後，他突然接到當地的警署給他的一道命令，不許他們阿富汗人作任何磋商。這在他看來，是一種悖理而可鄙的獨斷行爲；他沒有打算和阿富汗人談話，可是——作爲一個倔強成性的年輕人——他在原則上拒絕服從命令。爲了這件事，他結果被驅逐出境，從此不許再履莫索里的界土。這是他和英國當局發生齟齬的第一次。這之後的兩個星期中，他無所事事，第一次注意到基桑 (農夫) 們的存在和他們的不平之感。

尼赫魯在一九二二年進行不合作運動之際，第一次進了監獄。一共他被判決了七次。光是監獄的苦楚，決不能使他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但這麼一來，使他有時間和機會，得以進行廣博透澈的政治研究和內省。一般地說，他在監獄裏受到良好的待遇，他照例是被允許讀書和寫文章的。立刻，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凝結成型，漸次和他天性中民族主義的一面如水乳交融般地鑄冶在

一起。他開始看清楚，印度的問題不僅是互相對峙的土著民族主義者和英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鬥爭而已。他開始覺得，作爲資本主義的延長之英帝國主義才是真正的敵人，非從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立場上去執行鬥爭不可。英帝國主義不但建築在帝國的政治要求上，而且也植基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所以英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應該不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且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才行。這是尼赫魯的信仰的根本。他想盡種種方法，預備把這種信念打入印度人的靈魂深處。現在，在四十九歲的年頭上，尼赫魯還是神采奕奕，惹眼地漂亮——尤其是在他戴着一頂白色的甘地帽的時候——而且他是照像比本人更爲美觀的那些幸福的人中之一個。他平時愛穿國會的制服——白色的卡第服 (Khadi)——即使圍着粗棉布的帷裙，他也試着要顯得溫文儒雅。他的朋友說，他在過去兩三年中，由於疲勞，不斷的旅行，和消耗精力等等緣故，老了许多。他在印度人的朋輩之中算是頗長魁梧的一個，高約五尺十吋，有特別好的態度和聲量，體格堅實。他在監獄裏患過腸膜炎，但現在已經痊愈，不再作祟了。他有系統地鍊鍛身體，特別喜歡冬季運動和游泳。

然而爪哇哈拉爾不是常在阿拉哈巴的。他酷愛旅行，足跡遍歷遠近各地。他差不多終日生活在火車上面，有時坐的還是三等車呢。到過印度的人都知道，這該是怎樣一種苦難。

印度——印度人的印度——沒有京城。甘地住在華達 (Wardha)，尼赫魯住在阿拉哈巴，孟買和加爾各答，是到國會去的中心地點，勒克瑙和麻德拉斯亦然。國會的執行委員會——國會發號施令的機構——每隔六星期召開一次常會，集合地點則輪流選定各個不同的城市。委員會的屬員們，繼續不停地旅行着，火車駛過塵霧籠罩的印度，把他們帶到一處來聚會。

尼赫魯的妻子卡麻拉 (Kamala)，出身於和他同等的卡式米里的婆羅門家族，在一九三六年與世長逝了。她多年以來，身體便不大結實，他從最近一次拘禁中釋放出來，爲的是要到瑞士去見她一面，事前，當她逗留在印度的時候，英國人建議放他自由，讓他有見髮妻一面的機緣，只要他答應在拘禁期滿以前的一段時期中暫時放棄政治活動，就行了。他嚴詞拒絕了。是她自動叫他加以拒絕的。他們唯一的孩子，二十歲的印第拉，在英國讀書。尼赫魯有兩個姊妹；其一，拉喀式米，嫁蘭幾·潘第爲妻，是聯合諸省政府中處理當地自治以及衛生等事宜的有才能的國務員——達到國務員官級的第一個國會女議員。

尼赫魯對於外界的事情異常熟悉。他經常訂閱的外國雜誌，有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曼徹斯特德保衛報週刊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時間與潮流 (Time & Tide) 紐約民族週刊 (Nation) 新共和國 (The New Republic) 動的時代

(Living Age) 以及巴黎出版之星期五 (Vendredi) 歐羅巴 (L'Europe) 等十數種。他最近到馬拉耶山去旅行了一趟。攜帶的書籍，有奧爾多斯·赫胥黎的結果與手段 (Ends and Means) 羅素的何從實現和平 (Which Way to Peace) 杜威的真理之探索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湯普遜 (Edward Thompson) 的曼卡爾夫先生之一生 (Life of Lord Metcalfe) 否士 (I. R. Firth) 的人類之語言 (The Tongues of Man) (論比較博言學的一部書) 以及李梵 (Levy) 的一個現代人的哲學 (Philosophy for a Modern Man)。

他對於英國詩歌有極深刻的研究，對於牠的愛好也是十分強烈的。他時常引證着古典的詩句。

他正如他的父親一樣，有着如雲如雪的許多交好，但推心置腹的知己則極少。他常常提到他的孤獨。他喜歡天真爛漫的孩子，滌愁銷慮的欣悅，由衷的歡笑，但他不是一個喜歡酬酢的場面中人。他討厭茫無頭緒的宣洩如注；他陰鬱而拘謹，雖和人家相處，人家必須自己來遷就他。他甚至使得生身的父親也來遷就他，來遷就他已有成竹的心靈和靈魂。老尼赫魯担心中，爪哇哈拉爾的年輕人的反抗性，不時來規勸他幾句，豈知耳濡目染，日薰月炙，漸漸地竟自採取了贊成甘地和社會反抗的立場。爪哇哈拉爾在有一處文章裏說過，他信從羣衆，羣衆也信從他，但他絕對不能融洽在羣衆之中；他永遠在羣衆裏面，但永遠不會屬於羣衆。這種差別，這種孤獨，也許就是監禁生活所留下的烙印吧。

他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之流聚衆滋擾的領袖們迥然異趣。美國報紙賜給他以「猛鷲」之類的惡諷，實

在牛頭不對馬嘴，冤枉了他。他說話的時候，從容不迫，寓謙恭於穩重之中；即使在政治集會上發言，他也說得舒驟適度，嫻雅有致，彷彿在牛津大學教書一樣。他不時也承認自己的失敗；他常常被政治問題攪得頭昏目眩，不知所措；他是競爭磨擦中的許多感情的犧牲；他對於自己，有時會覺得毫無把握，遲於決斷。他坦白地述說他的內心矛盾，「下意識深處之與外界環境的鬥爭，一種得不到滿足的內心的飢餓。」這實在是大多數民族領袖的厚顏獨斷和唐突自信的一個當頭棒喝。

他在詛喪失望的一刻中說過，他是不代表任何人的。「我變成了東方和西方的一個滑稽古怪的混合物，到處碰壁，無事合意。」印度的許多事情催他厭惡，他曾招認，要「躲到螺絲殼裏」去，逃避這種麻煩。

他深痛疾惡着儀式主義和神秘主義，只有詩歌一項也許是例外。宗教在他看來，是一種消極的玩意兒。他澈頭澈尾主張着現代化和西方化。「所謂宗教或有組織的宗教云者的蔚然奇觀，在印度，在世界的各處，都使我恐懼而戰慄，我時常咒罵牠，而且誓必掃除牠才甘心。」設想一下，這些話出於一個印度領袖之口！很多人都說，他的憎惡宗教將使他在印度永遠不能上進，列達高官厚祿之最高峯，因為傳統的印度決不會改絃易轍，忽然變成一個不信上帝的國家的。

他沒有馬哈特馬那種趨時的風尚；他聽見甘地宣揚性的結合是罪惡，只有在生育子嗣的場合才得實行等等格言，不勝驚駭之至。他自幼吃肉，但在一九二零年，由於甘地的感化，暫時放棄了。他在歐洲又恢復了肉食，雖然他覺得這件事使他的性子變得粗魯了十分現下（像希特勒一樣，但在別的場合上和他絕無共通之點

）他寧可說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他間或也抽一下烟，在印度境外也許還要喝一點不強烈的酒。他的一般健康狀態是十全十美的，以致即使在監獄裏，他也沒有患過失眠症。不過，他說他做過一些奇怪的夢。他最愛做的夢，是飛翔在空曠的場地上。有一次他做夢，被人縊死了。他做政治之作，並不拿薪俸，相反，他富裕的家產倒多半傾囊而出了。他的一點零用錢，全靠選稿得來。他最喜歡登山涉水，和孩子們打趣，溜冰，高尚的談話，以及蝙蝠蜈蚣以外的一切生物。有一時，他對於坐監牢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溫度是一百十六度，他的太太送給他一瓶陰涼的果汁飲料。他最不喜歡榨取，殘暴，逆天行事，營私中飽的人們，總之一句話，官僚。

(待續)

美華

歷史悠久
之洋商
綜合性週報

大加革新

第二卷第一期特大號
△四個特輯內容充實▽
中日戰爭前途預測

執筆者 顧執中 春潮
雪村 高備 魯戈等

國際局勢前瞻
執筆者 魏友恭 儲玉坤 孔明
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

執筆者 胡山源 聖旦 楊晉豪
張宗麟 譚逸軍 張若谷
曹非 張三等十六人

空軍特輯 (共三篇)

另售每冊五分並不加價
美商華美出版公司發行

地址：愛多亞路一七二
電話：一三〇一三

商美

中美日報

言論公正忠實

消息迅速準確

廣告效力宏大

訂閱價格低廉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電話一六八〇〇總綫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七七八